

評點本

藍筆導文醇
墨筆依儲選

李習之文集



研生讀

新羅正人無

道天二十二年歲在戊申仲
春海雲羅子之所自來

卷之二

李文忠集



三唐人文集 伯元在揚州嘗以各
本參校寄余京師余臨一過後見
嘉靖禁李文公集復以朱字校閱
之職事紛紜無暇探討安得三間
破屋靜對雜編如兒童耶

光緒丁丑夏四月日錄記

汲古閣李文公集補序



從來古文家獨推柳柳州與昌黎並稱不知李文
公之文未嘗不異曲而同工俱雄而各峙者也或
譚李爲韓門弟子僅與張籍皇甫湜輩競善鳴於
一時嗚呼此其說由來舊矣今讀其文創意造言
戛然自立絕不類韓子之文惟其不類也乃其所
以爲類故不獨子厚嶺外之文縱橫爭折不讓昌
黎如公之義深理當文詞高簡夫寧不可鼎足於
其間哉試取其文覈之其大較可得而論焉韓子

言性有三品茲則謂人之性皆善韓子上宰相書
以求進茲則諷宰相道不行當退韓子不肯爲史
官茲則欲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迹韓子憶昨行憤
王韋排已茲則惟正已以俟命韓子以理亂不知
黜陟不聞爲不遇於時者之所爲茲則陋巷短褐
與天下百姓同憂樂而不敢私韓子佛骨表言宗
齊梁陳求福得禍茲則云脩身毒國之術則人類
必絕韓子碑銘不免諛墓之譏茲則奏百官行狀
請下考功核實其爲雜說也鳳之靈不在形與韓

子之說龍也異國馬之犯而不校與韓子之說干
里馬也異龍蛇不可並食與韓子之角獲麟也異
若夫高愍女楊烈婦傳洵不出班孟堅蔡伯喈之
下則公之史筆視陽城陸贄兩傳其同不同又有
間矣此豈好爲立異哉哲理精觀物審其志剛而
不折其聲宏而不張非概乎有聞於道者曷足以
語此至其疏上六事用忠正屏邪佞改稅法絕進
獻厚邊兵數引見待制官尤切當時利病使其言
得行則太平之基可復元和之治何必不比隆貞

觀其經術之見於文字不屑阿世以求容悅也又如此所云仁義之辭不得以一藝名之者其公之謂乎歐陽文忠公稱唐文之善曰韓李蘇舜欽稱其理過於柳宋潛溪稱其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豈虛語哉前明毛氏刊公文集十八卷合皇甫持正孫可之爲唐三家蓋儕之湜與樵不得與韓柳爲列也自茅鹿門創爲唐宋八家之日稍後又有以韓柳李杜爲唐四家李杜者公與牧之也逮宜興儲同人於八家外增孫李爲十家而汪堯峯則

又稱唐宋七家黜王安石不數此誠千古卓識也余顧以爲八家之日習熟見聞亦已久矣黜王不當進李乎韓柳李爲唐三家歐蘇曾爲宋五家并爲唐宋八家以此爲古文文統其誰曰不然毛子晉跋集後云共一百三篇軼引見待制官疏及歐陽詹傳據此尙當有一百一篇今集中何以祇存百篇唐文粹有答開元寺僧一書今爲補入而別本又載馬少監墓誌有錄無文要之文之弗傳者正不知凡幾假令傳之多如韓柳歐蘇曾則烜赫

於後世也寧止於此而已耶不幸而止於此其文章之命也夫其文章之命也夫嘉慶元年孟冬十月東吳邵齊熊松阿氏補叙

李文公集題跋

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公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翱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修跋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蹇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復性平賦二書脩身治人之道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

裏者也予以爲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
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傑之士哉潛溪宋濂跋
宋歐陽文忠公稱唐文之善則曰韓李韓之文傳
布世間者不啻家傳人誦李文則落落然而後學
有終身不得見焉者茲非一大欠事與暇日於寅
友陳君緝熙所獲睹是編遂躬鈔錄以備一家之
言云景泰乙亥四月之吉河東邢讓識

李文公集目錄

總一十六卷凡一百三首 二首元朔

第一卷賦三首

唐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右部尚書

李翱字習之

感知已賦 并序

幽懷賦 并序

釋懷賦 并序

第二卷文三首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第三卷文三首

平賦書 并序

進士策問第一道

又第二道

第四卷 文七首

從道論

去佛齋 并序

解惑

命解

帝王所尚問

正位

學可進

第五卷 文八首

知鳳

國馬說

截冠雄雞志

題燕太子丹傳後

拜禹言

送馮定序

雜說 二首

又

第六卷 書五首

答韓侍郎書

答獨孤舍人書

答皇甫湜書

答朱載言書

第七卷 書六首

論事於宰相書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謝楊郎中書

與陸儉書

答侯高第書

答泗州開元寺僧書

第八卷書六首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與淮南節度使書 賀行軍陸大夫書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寄從弟正辭書 與翰林李舍人書

第九卷疏七首

論事疏表 疏用忠正

疏屏姦佞 疏改稅法

疏絕進獻 疏厚邊兵

第十卷奏議狀六首

百官行狀奏 陵廟日時朔祭議

與本使李中丞論陸巡官狀

與本使楊尚書請停脩寺觀錢狀

再請停率脩寺觀錢狀

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第十一卷行狀實錄三首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

都督廣州諸軍事兼廣州刺史兼御史大

夫充領南節度營田觀察制置本管經畧

等使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徐公行

狀
皇祖實錄

第十二卷碑傳四首

高愍女碑
楊烈婦傳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第十三卷碑述三首

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平

原郡王贈司空栢公神道碑

唐故橫海軍節度齊棣滄景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

節齊州諸軍事兼齊州刺御史大夫上柱

國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左僕射傳

公神道碑
陸欵州述

第十四卷墓誌五首

唐故紫金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柱國弘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楊

公墓誌 并序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

史中丞贈右散騎常侍獨孤公墓誌

故檢校工部員外郎任君墓誌銘

故處士侯君墓誌 叔氏墓誌

第十五卷墓誌六首

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

故歙州長史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故河南府司錄參軍盧君墓誌銘

故懷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墓誌

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

夫人京兆韋氏墓誌銘

第十六卷祭文十四首

祭吏部韓侍郎文 祭故福建獨孤中丞文

祭中書韋相公文 祭故東川盧大夫文

祭楊僕射文 祭李賓客文

祭硤州李使君文 祭從祖弟祕書少監文

祭劉巡官文 祭錢巡官文

淮制祭伏波神文

祭中天王文代河南南鄭尹作

祭別瀟山神文 於潮州別女足墓文

第十七卷 雜著八首

行已箴 陸倕檻銘

舒州新堂銘 泗州開元寺鐘銘 并序

江州南湖堤銘 并序 趙州石橋銘

解江靈 數奇篇

第十八卷 雜著八首

南來錄 題枕椰亭

題峽山寺 題靈鷲寺

五木經 元華註 韋氏月錄序

何首烏錄 戲贈詩

李文公集目錄 終

李文公集卷第一

墨華評點照儲同人子家文選本

東吳毛晉子晉訂

感知已賦 并序

貞元九年，翱始就州府之貢舉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於右補闕安定梁君。是時梁君之譽塞天下，屬辭求進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遂於翱有相知之道焉。謂翱得古人之遺風，期翱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翱以拂拭吹噓，翱初謂面相進也，亦未幸甚。

藍筆遵文醇
 並恭錄
 御評於上方

梁君當時有知人
 之明得推薦賢
 士之道讀韓文
 公與陸修書可見
 此等先達世不常
 有序中一折處入
 心脾

十一月。梁君邁疾而歿。翱遊於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久籍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翱乃知非面相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是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也。梁君歿於茲五年。翱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旨。而爲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於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常無忤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聲光晦昧於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矣。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是心。方知知己之難得也。

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爲知。而弗能譽。則如勿知。譽而弗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則如勿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翱雖不肖。幸辱於梁君所知。君爲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有古人之遺風。豈非深歟。譽而逮夫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命遽歿。是以翱未能有成也。其誰能相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翱之命久。迍遭厄窮也。遂賦感知已以自傷。其言怨而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其辭曰。

戚戚之愁苦兮，思釋去之無端。彼衆人之容易兮，乃志士之所難。伊自古皆嗟兮，又何怨乎茲之世。獨厄窮而不達兮，悼知音之永逝。紛予生之多故兮，愧特於世之誰知。撫聖人教化之旨兮，詢合古而乖時。誠自負其中心兮，嗟與俗而相違。趨一名之五稔兮，尚無成而淹此路歧。昔聖賢之遑遑兮，極屈辱之驅馳。擇中庸之難蹈兮，雖困頓而終不改其所爲。苟天地之無私兮，曷不鑒照於神祇。心勁直於松柏兮，淪霜雪而不衰。知我者忽然逝兮，

豈吾道之已而

幽懷賦 序并

朋友有相歎者，賦幽懷以答之。其辭曰：

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爲庶幾。超群情以獨去兮，指聖域而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何如兮，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

上埽揚馬下開
阿房
歐陽永智後出
懷賦廢書而歎
歎已復該不自休恨
細不生於今不待
之及又恨余不待
生翻時與翻上下
其論也嗟乎使當
時君子皆易其歎
老嗟卑之心者翻
而憂忘則唐之天
下豈有亂且亡哉

之能希念所懷之未展兮非悼已而陳秘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繼何茲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既修兮無遠邇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隨况天子之神明兮有烈祖之前規刻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爲苟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違哀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釋懷賦 并序

讀黨錮傳哀直道之多尤不容作釋懷賦其辭曰懷夫人之鬱鬱兮歷悔吝而不離吾心直以無差兮惟上天其能知邪何德而必好兮忠何尤而被疑彼陳辭之多人兮胡不去衆而訊之進蓋言而不信兮退遠去而不獲弗驗實而考省兮固予道之所厄昔師商之規聖兮德既均而行革惟肝腸

之有殊兮守不同其何責願披懷而竭聞兮道旣
塞而已行路非險而不通兮人忌我而異情王章
直而獄死兮李固忠而陷刑自古世之所悲兮矧
末俗之衰誠哀貞心之潔白兮疾苗莠之紛生令
農夫以手鋤兮反剪去乎嘉莖豈不指穢而語之
兮佯瞪瞠而不肯聽歎釋去而不忍兮終留滯亦
何成當晨旦而步立兮仰白日而自明處一世而
若流兮何久永而傷情樂此言而內抑兮壯大觀
於莊生拔馨香之蒞蘭兮樹蒿蔚以羅列斥通道
而使蕪兮戀棘徑之中絕置春秋而詢心兮羌與
此其奚別昔誓詞而約交兮期共死而皆居嗟所
守之旣異兮乃汗漫而遺初心皓白而不容兮非
市直而望利忠不顧而立忘兮交不同而行棄悲
夫不徇已而必仇兮諒非水火其何畏獨吾行之
不然兮直愧心而懼義嘉山松之蒼蒼兮歲苦寒
而亦悴吾固樂其貞剛兮夫何尤乎小異欲靜默
而絕聲兮豈不悼厥初之所志抑此懷而不可兮
終永夜以噓唏

李文公集卷第一 終

李文公集卷第二

復性書上

言性情者必打取
於物孟習之程不
免雜佛老而言者
然自孟子迄唐千
有餘歲性命之學
止一昌黎公言之而
習之亦思著老以
其人曰謂孟家傑之
去矣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克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克矣。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

無水不流。水能禁其流乎。
無火不炎。火能禁其光乎。
性之有情也。猶水之有流。
火之有光也。何以禁之。使
不作。則曰沙不渾。煙不
鬱。情不至於昏。則曰身

高宗御評世病李翱後性善難於佛氏之言朱子門人亦記平生議論黃義剛則曰李翱有本領必復性善有許多思量邵浩則曰李翱只是從佛中來勝麟則曰李翱滅情之論乃釋老之言今主朱子平年所傳間異詞者不可得而折衷也雖然免與同人同身在則性在性在則李翱言之是非亦取大乎以例之不必復問之而可知矣李翱之言謂之性善而不詳可矣謂之擇焉而不精烏可入病其言情邪也安也謂之孟子居然而與孟子不居也孟子因人之性性善惡而舉情之善者以言李翱則因人之曰失其性而趨於

惡故身舉其不善者言身曰無情則情無而生矣是情中性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此與程子所云性其情情其性者非一家言哉自孟子之後至於性惟韓愈其言立而性有三品則已擇焉不精矣豈若翱之所言上承孟子下開程朱哉子未往之飲水而談源何邪

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也石不敲

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不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為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

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

神節樂和經術之言

至誠爲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之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

以下歷述源流自顏子
子路以至孔子

卷之二

三

汲古閣

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
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
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
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
路之死也石乞孟賁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
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
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求何焉吾得正
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
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曰

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
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
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衍文章章句威儀擊
劔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
道之極于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歲讀
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
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儔存
焉與之言之陸儔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
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

陸子靜語存此

卷之二

及古閣

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烏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

程為問答以伸其
尊性抑情之說

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

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邪本無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

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

高宗御評所論格物則循舊解而失其義夫理憑於其事履其有其有者非博物審問慎思明辨而唯以無思無慮之心物來而應之縱存此未嘗有私欲之累而舉而措諸天下國家之理度之美將致千里之襟況而美者未必果止一思慮也以此為不思而得焉乎可夫格物之說不明則性終不可得而盡性三者豈曰我有性而我盡之哉苟非盡人性盡物性以盡天地之性則性之終未盡也是故孔子無我今執此無思無慮之心以為格物則不知下學以盡萬物之理反則此之思慮者即成一無思無慮之我身

我尚未除又何以盡人物
之性以及於天地是所
謂性焉而不詳者也

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脩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脩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

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

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脩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故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有六相非。

極既得好學中節
即已發之情

妄即是情之派
極非情不自情因
性而情者

高宗御評上扁言情
專舉情之不善為
言乃偏言之身偏言
之者辭各有當無非
也其中篇已明言情有
善不善而性無不善
矣乃又曰情者邪也
妄也者此則自相矛盾
而無性乎後世之
起惑者也

玉精玉液大約以此
書說性處極好

習之

八

汲古閣

喜也。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巳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

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

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條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

夫其聲而三呼
 矣雷車轉電激
 以罪客馳驅
 儲在冬危亡刺骨
 似勝荀子勸學篇
 聖祖御評揚厲其詞可
 以警學

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
 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
 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
 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
 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
 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
 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
 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
 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
 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
 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
 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
 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
 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長靖字三
 為物也

長靖字三
 為物也

李文公集卷第二 終

李文公集卷第三

平賦書 并序

秦漢以下而行此
復何異於殷周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

善為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飢。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歛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歛則

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歛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

三端通志

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
 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
 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
 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
 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
 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隳井田。而夏
 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翺是以取可行
 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

有行之者云耳。

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
 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

古者六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時之尺。四尺八寸
 則方一步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六寸二分五釐

也。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為畝。與此時
 不同。則從俗之數。則易

行也。一畝為古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
 為夫。夫三

為屋。屋三為井。一井之田九夫。三屋方三百
 步為一里也。方一里之田九夫。頃異名也。方里

之田。五百有四十畝。畝百為頃。五頃四十畝也。古
 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

古之方一里為田九頃。茲時方一里為田五
 頃。四十畝為古之田十六頃。有二十畝也。十里

晉之

三

汲古閣

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百四十頃也為古之百里

之州五千有四億畝。五萬四千頃也為古之千里

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五百四十萬頃也為古田

方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

韭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為井

八家各受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

畢然後理私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

十畝為閭井屋室茲時既加大一畝之田為古之

田三畝十畝之田為古之田三十畝按其多少亦

相若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

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畎遂溝瀆

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

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百里之家給焉

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郭其中斬長綴短而量

之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

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

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

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畎遂溝瀆丘墓鄉井屋

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

卷之三

三

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爲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問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困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

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困使勿偷。饑歲并人不足於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公困與之。而勸之種。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濡以內于公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於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進士策問第一道

問初定兩稅時錢直卑而粟帛貴粟一斗價盈百

帛一匹價盈二千稅戶之歲供千百者不過粟五十石帛二十有餘匹而充矣故國用皆足而百姓未以爲病其法弗更及茲三十年百姓土田爲有力者所併三分踰一其初矣其輸錢數如故錢直日高粟帛日卑粟一斗價不出二十帛一匹價不出八百稅戶之歲供千百者粟至二百石帛至八十匹然後可足是爲錢數不加而其稅以一爲四百姓日蹙而散爲商以遊十三四矣四年春天子哀之詔天下守土臣定留州使額錢其正料米如故其餘估高下如上供百姓賴之以比兩稅之初輕重猶未相似有何術可使國用富而百姓不虛遊人盡歸於農而皆樂有力所併者稅之如戶而士兵不怨夫豈無策而臻於是耶吾子盍悉懷以來告

又第二道

問土蕃之爲中國憂也久矣和親賂遺之皆不足以來好息師信其甘言而與之詛盟耶於是深懷陰邪乘我之去而欺神虐人係虜卿士大夫至茲

習之
七
汲古閣
爲羞備禦之耶則暴天下數十萬之兵或悲號其
父母妻子且煩饋餼衣食之勞百姓以虛弗備禦
之耶必將伺我之間攻陷滅池掠玉帛子女殺其
老弱係纍其丁壯以歸自古帝王豈無誅夷狄之
成策邪何邊境未安若斯之甚邪二三子其將亦
有說乎

李文公集卷第三終

李文公集卷第四

從道論

中才之人拘於書而惑於衆傳言違衆不祥書曰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翺以爲言出於口則可守
而爲常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
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然而
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謦然而非之將
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
故大道可存是非可常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

懼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眩利者心非而是之故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壞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夫天下蚩蚩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況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狷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卑當言而默者三遊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一伸而邪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可貴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十人和一人訥則雖欲言之羣而說之矣是則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怒吾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所謂辨難易而權是非矣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必乎曰未

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吾非眾之首眾非吾必
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問辭非
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
進退周旋羣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蓋
在此而已矣

去佛齋

并序

故溫縣令楊垂為京兆府參軍時奉叔父司徒命
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
於佛寺以申追福翺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

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將存其餘
云

佛法之流染於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于漢浸淫
于魏晉宋之間而瀾漫於梁蕭氏遵奉之以及于
茲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夷狄之術行于
中華故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為戎禮也無幾矣
且楊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
與庶人委巷無別為是而欲糾之以禮者耶是宜
合于禮者存諸愆於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已心

論佛教必窮
昌黎辭廟
外

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耶，則楊氏之儀據於古而拂于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既論之而書以爲儀，捨聖人之道，則禍流于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通人言生於中國，則其爲作也必異於是。況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患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脩身毒國之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鼈蛇龍之類而止。爾況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蠶而衣裳具，弗耨而飲食克，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已者，至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

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胝。鑿九河。疏濟洛。導漢汝。決淮江。而入于海。人之弗爲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爲聖人。功攘大禍。立爲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土階高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雖辯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者。故使其術若彼。其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爲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狄之風而變乎諸夏。禍之大者也。其不爲戎也幸矣。昔者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人之襲於牀。失禮之細者也。猶不可況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解惑

荆王謬記
然王野人亦備
然不信

習之

五

汲古閣

王野人名體靜。益同州人。始游浮山觀原。未有室。居縫紙為裳。取竹架樹。覆以草。獨止其下。豺豹熊象。過而馴之。弗害也。積十年。乃構草堂。植茶成園。犂田三十畝。以供食。不畜妻子。少言說。有所問。盡誠以對。人或取其絲。約酬利。弗問姓名。皆與。或負之者。終不言。凡居二十四年。年六十二。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卒于觀原茶園。村人相與鑿木為空。盛其屍。埋于園中。觀原積無人居。因野人遂成三百家。有尚恠者。謬記王野人既死。處士陳恒發其棺。

惟見空衣。翱與陳恒相遇。問其故。恒曰。作記者欲神浮山。故妄云然。元和四年十一月。翱以節度掌書記。奉牒知循州。五年正月。准制祭名山大川。翱奉牲牢于山。致帝命。遂使斲木為棺。命將吏村人。改葬野人。遷于佛寺南岡。其骨存焉。乃立木於墓。東志曰。王處士葬于此。削去謬記。以解觀聽者所惑。

命解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之。則得之。不求則

理在孟韓之
向

卷之四

汲古閣

不得也。何命之為哉？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者，有
 不求而得之者，是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
 曰：二者之言，其孰是耶？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
 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
 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
 雖祿之以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
 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
 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
 其道，雖一飯之細，猶不可以受。況富貴之大耶？非
 曰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不為也。何
 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已。

帝王所尚問

即易地皆然
 主說而暢之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曰：帝王之道，非尚忠
 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
 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僂莫如忠。循環終始，迭
 相為救，如火之蓄而燒也，人知勝之于水矣。勝于
 水者，土也。水之潰，遏其流者，則必大為之防矣。故
 夏禹之政，忠；殷湯之政，敬；武王之政，文。各適其宜。

承儲選
 李作極

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禹、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爲禹、湯、武王之所爲矣。由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於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衍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不可休而作爲之者爾。

正位

善理其家者，親父子，殊貴賤，別妻妾，男女高下，內外之位，正其名而已矣。古之善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言自家之刑於國也。欲其家之治，先正其名而辨其位之等級，名位正而家不治者，有之矣。名位不正而能治其家者，未之有也。是故出令必當，行事必正，非義不言，三者得則不勸而下從之矣。出

令不當行事不正非義而言三者不得雖日撻于
下下畏其刑而不敢違欲其心服而無辭也其難
矣或寵其妻或嬖其妾或聽其子或任其所使既
愛之則必信其邪言信其邪言則害於人也多益
於身者無有苟如此則名位必僭矣他人拒其間
則不和順其過則虧禮不正之則上下無章正之
則不得其情不如已者言之則爲愚賢於已者言
之則爲吾欺此治家之所以難也彼人者豈言其
家之不治哉縱其心而無畏欲人之於我無違故
及於斯而不知也然則可改而爲善乎曰耳目鼻
口四支百骸與聖人不殊也聖人之道化天下我
獨不能自化亦足羞也思其不善而棄之則百善
成雖希於聖人猶可也改爲何有如不思而肆其
心之所爲則雖聖人亦無可奈何

學可進

百骸之中有心焉與聖人無異也嚚然不復其性
惑矣哉道其心弗可以庶幾於聖人者自棄其性
者也終亦亡矣茫茫乎其將何所如冉求非不足

乎力者也。畫而止，進而不止者，顏子哉。噫，顏子短命，故未到乎仲尼也。潢汗之停不流也，決不到海矣。河出崑崙之山，其流徐徐行而不休，終入于海。吾惡知其異於淵之自出者邪。

李文公集卷第四 終

李文公集卷第五

知鳳

鳳不以形而以
君鳥之從當
此者必逐之矣

有小鳥止於人之家，其色青，鳩鵲鳥之屬，咸來哺之。未久，野之鳥羽而蜚者，皆以物至，如將哺之，其蟲積焉。群鳥之鳴聲雜相亂，是鳥也。一其鳴而萬物之聲皆息，人皆以為妖也。吾詎知其非鳳之類邪。古之說鳳者有狀，或曰如鶴，或曰如山雞，皆與此不相似。吾安得知其鳳之類邪。鳳禽鳥之絕類者也。猶聖人之在人也。吾聞知賢聖人者，觀其道，由

黃帝堯舜禹湯文王。至於孔子顏回。不聞記其形容。有相同者。是未可知也。如其同也。孔子與顏回並立于時。魯國人曷不曰。孔之回而顏之丘乎。是可知也。陽虎之狀類孔子。聖人是以畏於匡。不書七十子之服于陽虎也。有人焉。其容貌雖如驩兜。惡來。顏回。子路。七十二子。苟從而師之者。斯為聖人矣。故曰。知賢聖人者。觀其道。似鳳而不見其靈者。山鷄也。則可似其形。而鳳之云邪。天下之鳥。雖鳳焉。鷹鷂鴟鴻。其肯鳳之邪。是鳥也。其形如斯。群鳥皆敬而畏之。非鳳類。而何鳥。至於宋州之野。當貞元十四年。

四
國馬說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鬣。血流于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為之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立而慄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

不同起云
回春請平
脫

之病自巳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爲心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鼻口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

夫

截冠雄雞志

翔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翔甚樂之遂掬粟投于地而呼之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營群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惡截冠雄雞而擊之曳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群栖于楹之梁截冠雄雞又來如慕侶將登于梁且栖焉而仰望

焉而旋望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喔咿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去于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栖其樹顛翺異之曰雞禽于家者也備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眾雞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又奚爲旣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眾栖而不使偶其群耶或告曰截冠雄雞客雞也予東里鄙夫曰陳氏之雞焉死其雌而陳氏寓之于我群焉勇且善鬪家之六雄雞勿敢獨技焉是以曹惡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栖焉夫雖善鬪且勇亦不勝其眾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彼眾雞雖賴其召旣至反逐之昔日亦由是焉截冠雄雞雖不見咎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翺旣聞之惘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義而介者焉客雞義勇超乎群群皆妬而尚不與儔焉況在人乎哉況在友朋乎哉況在親戚乎哉況在鄉黨乎哉況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

地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
既傷之遂志之將用警予且可以作鑒于世之人

題燕太子丹傳後

荆軻感燕丹之義函七首入秦劫始皇將以存燕
霸諸侯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
知變識機始皇之道異於齊桓曹沫功成荆軻殺
身其所遭者然也及欲促檻車駕秦王以如燕童
子婦人且明其不能而軻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
燕丹之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猶不顧况美人
哉軻不曉而當之陋矣

拜禹言

印陶士行惜
分運履素
而感慨無涯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于
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祝弗敢
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
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送馮定序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援下無交名聲未大

耀于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知之。知之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如其心。謂生無戚戚。蓋以他人為解。予聯以雜文罷黜。不知者亦紛紛交笑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感憤而為文。遂遭知音。成其名。當黜辱時。吾不言其拙也。豈無命耶。及既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命邪。故謂生無戚戚。生家貧甚。不能居。告我遊成都。成都有岷峨山。合氣于江源。往往出奇怪之士。古有司馬相如。楊雄。嚴君平。其人死。至茲千年。不聞生遊成都。試為我謝岷峨。何其久無人耶。其風侈麗奢豪。羈人易留。生其思速。出于劍門之艱難。勿我憂也。

雜說 二首

日月星辰經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羅乎地。地之文也。志氣言語發乎人。人之文也。志氣不能塞天地。言語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紕繆也。山崩川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絕也。日月暈蝕。星辰錯行。是天之文。乖盪也。天文乖盪。無久覆乎上。地文

不信已而信人字
者之公惠凡所
不至於取賢者
往坐此陰此
冷水澆背

裂絕無久載乎下。人文紕繆無久立乎天地之間。故文不可以不慎也。夫毫釐分寸之長必有中焉。咫尺尋常之長必有中焉。百千萬里之長必有中焉。則天地之大亦必有中焉。居之中則長短大小高下雖不一其為中則一也。是以出言居乎中者。聖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聖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賢人之文也。背而走者。蓋庸人之文也。中古以來至於斯。天下為文不背中而走者其希矣。豈徒文背之而已。其視聽識言又甚於此者矣。凡人皆有

耳目心口耳所以察聲音大小清濁之異也。目所以別采色朱紫白黑之異也。心所以辨是非賢不肖之異也。口所以達耳之聰導目之明宣心之知而惇教化阜風俗期所以不忤天地之神也。然而耳不能聽聲惡得謂之耳歟。目不能別色惡得謂之目歟。心不能辨是非好惡惡得謂之心歟。口不能宣心之智導目之明達耳之聰惡得謂之口歟。四者皆不能於已質形虛為人爾其何以自異於犬羊麋鹿乎哉。此皆能已而不自用焉。則是不信

已之耳。目。心。口。而信人之耳。目。心。口。者也。及其師曠之聰。離婁之明。臧武仲之智。宰我之言。則又不能信之於已。其或悠然先覺者。必謂其狂且愚矣。昔管仲以齊桓霸天下。攘夷狄。華夏免乎被髮左衽。崇崇乎功。亦格天下。溢後世。而曾西不忍爲管仲也。孟軻又不肯爲曾西。向使孟軻曾西。生於斯世。秉其道。終不易。持其道。終不變。吾知夫天下之人。從而笑之。又從而詬之。曰。狂民爾。頑民爾。是其心惡有知哉。曾西孟軻。雖被訕謗于天下。亦必固窮不可拔。以須後聖爾。其肯畏天下之人而動乎心哉。世俗之鄙陋迫隘也如此。夫何敢復言。安得會西孟軻而與之。昌言哉。

又

龍與蛇皆食於鳳。龍智而神。其德無方。鳳知其可與。皆爲靈也。禮而親之。蛇毒而險。所忌必傷。且惡其得於鳳也。不惟齧龍。雖遇麟龜。固將噬而亡之。鳳知蛇不得其欲。則將協豺犬而來吠嗥也。賦之食加于龍。以龍之神。浮於食也。將使飽焉。終畏蛇。

而不能麟與龜瞠而謳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既而麟傷于毒伏于窟龜屏氣潛于殼蛇偵龍之寐也以毒攻其喉而龍走鳳喪其助於是下翼而不敢靈也

李文公集卷第五

終

李文公集卷第六

答韓侍郎書

好士如韓猶以未至切刺後過矣此後論痛後

還示云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灼然太寬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嗜欲之未得自以為勝苟令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兼以為戲耳如愚之於人但患識昏智不足以察人為累耳苟以為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識逢便見機巧有慧辨故身雖否

塞而所進達者不為少矣。其鑒賞稱頌人物初未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為賢士者。故陸欽州韋簡州皆是也。好善太疾。智識未精。彼勝於彼。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辭。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為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不足。或因盡言而詰之。前人既非賢良。遂反相毀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龐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半。真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於朝。阨摧於時。恹

安為戲至此乎宜
其為裴晉公所消
德也

恹惶惶奔走恥辱。求食不暇。自一千年來。賢士屈厄。未見有如此者。尚汲汲孜孜。引薦賢俊。如朝饑求飧。如久曠思通。如見妖麗而不得親。然若使之有位於朝。或如兄儕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欽州韋簡州之比。猶奔走。在泥土。則當引罪在己。若狂若顛。朝雖飢不敢求。殮。曠雖久不敢思通。見妖麗。開。而不敢觀。視遷榮。如鞭笞宮。割之在躬。夫又何榮樂而得安然也。不知此心。自古以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妨大有聖

此必有中韓痛
受故受而不後

人排肩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古或
 有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奈何。乃言。惟公與不材
 耳。如兄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辭。兼能附已。順
 我之欲。則汲汲孜孜。無所憂惜。引拔之矣。如或力
 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
 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為之先後。此
 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雋耳。與鄙人似同。而其
 實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壽陽長子從叔云。某大官甚知重
 陸洿。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達。則道之

家之貧。則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洿之賢
 章然矣。某官之知。既甚矣。某官之位。日見于天子。
 足以進人矣。開幕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
 洿。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
 如不知矣。京尹不能對也。大凡身當位。得志於時。
 慎開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不能進。志未得
 而氣恬體安。不引罪在已。若顛若狂。與夫不知人
 者。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偕行。而同墜溝中。或以
 無目不見坑。而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

所以墜則殊其所以為墜則同也天下如瞽者鮮則其墜者皆離婁也心不在焉故也樂道此者益以自勵非欲刺乎貴富之人當為再三讀之以代擊髀而歌焉某再拜

答獨孤舍人書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懟以至疎索之說益是戲言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為之亦自是足下所關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怪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

高宗御評此文因勝
韓愈上宰相等書
遠矣今學塾中無
不讀韓書而此則莫
或及也後生小子不以
求進為耻未必非已黎
階之厲矣

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非為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為也董生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為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顛賴於董生何苦而為仕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間自待甚厚此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況年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為何遽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周遍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便一切畫斷祇作報書

又以為苟相知固不在書之疎數如不相知尚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即數數附書耳近頗得人書皆責疎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怪者當為辭焉

答皇甫湜書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眾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

韓李三公俱有之
唐史而記於無成
坐以其處平境
未所激發歎抑
亦有此司馬談曰
後揚魁者為之
歎二公之不為
至為二公惜之為
亦惜之為天下
世談書人惜之

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諂佞生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克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燼而泯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

屈從
作曲

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
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
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
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
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
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
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
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
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
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丘
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恥。當茲得於時
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
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
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自
以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
之書。用伸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爲本。群
黨之所謂爲是者。僕未必以爲是。群黨之所謂爲
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

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
 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
 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
 司馬子長，足下視僕敘高懸女，楊烈婦，豈盡出班
 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
 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
 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
 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
 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
 之子，安能使予不遇乎？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
 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
 也。幸無恠，某再拜。

答朱載言書

一本作 儲退本亦載之
梁載言

習之所得於父
者於此欲不與
非柳參得乎
引待者打山說
尤精昌黎所理
父之難易者若
揚其波而注諸
海矣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
 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
 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
 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具，猶不足辱厚
 命。況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大

聖祖御評行己之旨
為學之方是書
約畧盡之而其教
文章源流正復
考尤為詳確

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畧陳其所聞。蓋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眾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矣。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

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

作腸
字
字
字

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
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
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
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
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
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
勸而詞句恠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
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
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
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
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旣多
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
朕師詩曰菀彼柔桑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
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
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
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
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

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鞞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于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

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并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韋踐之與，翔書亟敘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某頓首。

張英曰：言文章以六經為淵源，以諸子為支流，設辨立論不拘一轍，可謂博而駭矣。

論事於宰相書

李文公集卷第六

終

李文公集卷第七

論事於宰相書

言一不獲累章
乞罷雖不允而
天下高之宋臣
相沿成習其倫
乃從自李文公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
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
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
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
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為刺史
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
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

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爲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爲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人不能顯辨其事忍恥署勅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爲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爲相以爲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爲相以爲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爲相亦已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爲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謂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謂邪者終不敢不辨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

又

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

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已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淄青未平移李中道又請東討雖非

指的或慮未實萬一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

而有悔且如房杜姚宋時政大耀而無武功郭汾

陽二李元璠太尉立大勲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

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

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

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

德以來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

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為意奈何如始進之士

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之為事耶自

秦漢以來亦未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

者即韓侍郎親率重兵以壓境矣田司空完深入賊

地以立功矣夫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已唯恐居

下顧宰相御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

功名耶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

相親厚者言其後悲相優游錄野以名終亦此書有以感之歎

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即如志。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邪。伏望試以狂言訪于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翹再拜。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前嶺南節度判官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韋

詞處士石洪

明經出身十五年
前曾任冀州糾

前宣歙來石軍判

官試太常寺協律郎路隨江西觀察推官試秘書郎獨孤朗右三人先以論薦一人繼此咨陳如韋

之才能無方忠厚可保翺與南中共更外患始終若一此人先為一二閹人之所排詆聞宰相惑於流言都無意拔用如此材能豈可不達適足以厚其資耳石洪之賢優於李渤身遜而道光材長而器厚若在班列必有殊跡如路隨首以父在蕃中未敢昏娶年六度矣不畜僕妾居處常如在喪雖曾閔復生何以加此其見解高明事悉相類獨孤朗人物材能不後韓林起居比以伯父年高罷舉歸侍遂伯父之身豈非厚於孝而薄於名者耶凡

此四人材能行義超越流輩自二年來閱除書采擢後進多矣未見勝之者或隔以浮言或限以資敘賢者自處而不求苟進在上者無超異之心因循而不用則馮唐白首董生不遇何足恠哉翺以爲宰物之心患時無賢能可以推引未聞其以資敘流言而蔽之也天下至大非一材而所能支任重道遠非狗讒狼之心所能將明也嗟夫翺之說未必果信於兄兄之言亦未盡行於時雖殷勤發明何有成益但知而不告則負於中心耳

謝楊郎中書

楊於陵常為左司郎中

竟持譽之成
之即責於楊
而楊平不虛兩
責亦足兩賢

月日鄉貢進士李翺再拜前者以所著文章獻于閣下累獲咨嗟勤勤不忘翺率性多感激每讀古賢書有稱譽薦進後學之士則未嘗不遙想其人若與神交歎息悲歌夜而復明何獨樂已往之事哉誠竊自悲也臨空文尚慨慕如不足況親遇厥事觀厥人哉幸甚幸甚翺自屬文求舉有司不獲者三栖遑往來困苦飢寒踣而未能奮飛者誠有說也竊惟當茲之士立行光明可以爲後生之所

依歸者不過十人焉其五六人則本無勸誘人之
 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則
 雖或知之欲為之薦言於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因
 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自信自信且猶不固矧
 曰能知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
 見之又不如其再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
 州之於梁補闕者訖不見立人焉夫如是則非獨
 後進者學淺詞陋之罪也抑亦先達稱譽薦進之
 道有所不至也孔子曰舉爾所知古君子於人之

善懼不能知既知之恥不能譽之能譽之恥不能
 成之若翽者窮賤樸訥無所取然既為閣下之所
 知敢不以古君子之道有望於閣下哉不宣翽載
 拜

與陸慘書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
 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
 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
 善者將安所歸乎翽書其人贈於兄贈於兄蓋思

日月得玉衡而益
 明李韓之文得
 習之而益顯
 已文忽及李忽及
 拂而超忽筆
 三言一玩

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知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楊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寫之。誦其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獲

法本篇
誦其文
與此篇

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所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亦書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辭。既試一詳焉。翹再拜。

答侯高第二書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存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愛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

老之志宗易
黎叔有時云
雜
蘇子美曰居文
章稱拂柳柳文
雖有不遠拂而
理勝於柳

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文武孔子之道未絕於世也。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浮沉之時乎？時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浮沉之時，則必乘波隨流，望風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況

天下之人乎？不脩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遠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爲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孔子尚畏於匡，圍於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絕糧於陳，蔡之間。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故賢不肖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須之爾，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爲至於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耶，而人之不我

信與行也。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脩道而求為容，賜也而志不遠矣。謂顏淵如謂由、賜、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世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

也。夫子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耳。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者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污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西伯，聖人也。姜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不尔，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

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心。故知我者也。苟異心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己也。安能動於吾之心乎。吾非不信子之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都也。勿以誨我。

李文公集卷第七終

答泗州開元寺僧書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鍾銘云欲藉僕之辭庶幾不
 朽而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
 翺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
 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鍾也吾將明
 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
 而述焉則給乎天下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
 之辭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辭也
 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古人多有焉

嘉靖刊本此
 篇在卷六卷
 朱載言書下

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云秦
 始皇之嶧山銘其辭云云皆可以紀功伐垂戒勸
 銘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
 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遷之於山山之辭
 可遷之於碑唯時之所紀爾及蔡邕作黃鉞銘亦
 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
 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為之作賦云爾
 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碑大抵詠其形容有
 異於古人之所為其作鍾銘則必詠其形與其音

聲與其財用之多少鎔鑄之勤勞耳非謂勒功德
 垂戒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其不知君子之
 文也亦甚矣然其所為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
 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人
 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
 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順吾心以順聖人爾
 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為也故當時甚未敢承教為
 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鍾也當
 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名必傳於後代矣如欲

銘字起云
 鼎字為請
 李洪此二行

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為之者甚衆矣
何藉於李翱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將過淮而
南書以通志意且為別也

李文公集卷第七終

李文公集卷第八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其兩知而未及
用者以故其惜勤
其悔而後若其知
賢必用之際必速
心類是屋直類則

翱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
攘夷狄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
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
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
德格于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免其身
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
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放

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咎繇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咎繇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爲齊桓公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局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

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嘗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

兩未及著眼

中引前人妙

高宗御評孟郊詩一
為深陽尉史林但坐
水石間長吟尉事並
廢上官道人代攝其
事然則郊固無濟世
用郊薦郊於張建封
固亦無所裨於世也獨
其兩論居上位宜勞
於擇賢賢易色
而用賢不可不亟古
人好賢如緇衣之風可
為後世法

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取者則
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
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遺風，明於理
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
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
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
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翔實
為執事惜焉。豈惟翔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
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

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
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
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
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
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
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
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闕，誰謂天
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
未聞閣下知之。凡賢人奇士，皆自有所負，不苟合

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見。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材。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材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材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

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鈞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變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序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

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爲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翱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翱再拜。

與淮南節度使書

翱自十五已後。卽有志於仁義。見孔子之論高弟。未嘗不以及物爲首。克伐怨欲不行。未得爲仁。管仲不死子糾。復相爲讎。而功及天下。則曰如其仁。曰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然則聖賢之於百姓。皆如視其子。教之仁。父母道也。故未嘗不及於衆焉。近代已來。俗尚文字爲學者。以鈔集爲科第之資。曷嘗知不遷怒。不貳過。爲興學之

根乎入仕者以容和為貴富之路局嘗以仁義博
 施之為本乎由是經之旨棄而不求聖人之心外
 而不講幹辦者為良吏適時者為通賢仁義教育
 之風於是乎掃地而盡矣生人困窮不亦宜乎州
 郡之亂又何怪焉竊嘗病此以故為官不敢苟求
 舊例必探察源本以恤養為心以戢豪吏為務以
 法令日檢自以知足自居利於物者無不為利於私
 者無不諄比之時輩亦知頗異思齊古人則十曾
 未及其一二為恨耳自到有改易條上者亦有細
 碎侵物彰從前之失太深不令條上者縱未窮盡
 亦十去其九矣唯三兩事即須使司處置已有申
 上者未蒙裁下謹具公狀若或並賜處分則當州
 里無弊矣蓋古人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翺不
 肖既已謬蒙十一叔知獎如此其又何敢不言翺
 再拜

賀行軍陸大夫書長源

某月日布衣李翺寄賀書謹再拜大夫閣下竊聞
 閣下白宰相使汴州人執鄧惟恭歸于京師奏天

與天下百姓同憂
 樂是心也學古者
 皆有之但或男而
 裁是未必必如習
 之甚耳吾嘗曰
 之賢之任者也以此

子處其輕重生死罪。伏觀詔書。捨惟恭死罪。俾永
爲黔首于汴州。翱九月時。上宰相書。言政刑中有
詞曰。親戚懷二。殺之可也。況懷二且非親戚哉。當
是時。惟恭在其位。故不直書而微其詞。然則惟恭
之罪。聞知于四方。其孔甚已。嗚呼。亂本旣除矣。自
茲日厥後。汴宋穎亳人。其無事矣。豈汴宋穎亳人
而已。實天下皆受其利。昔閣下爲建州刺史。人足
食與衣。且知廉恥禮義。治平爲天下第一。其爲信
州。猶建州也。其爲汝州。猶信州也。汴人苦其政。失
其心。十五年矣。久則不易變矣。亦惟閣下孜孜不
怠。致汴州猶汝州焉。天下莫不幸甚。而翱則喜樂
萬乎。世之民所以然者。夫陋巷短褐。躬學古知道
之人。其所以異於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者。口
未嘗馱乎肥甘爾。體未嘗煥乎綺紈爾。目未嘗悅
乎采色爾。耳未嘗樂乎聲音爾。居處未嘗宿乎華
屋爾。出遊未嘗乘乎乘黃爾。祿利未嘗入于家爾。
名字未嘗得進于天王爾。其如此而已。至若憂天
下之艱難。幸天下之和平。樂天下之人民。得與其

身臻乎仁壽。思九夷八蠻。解辮髮。椎髻。同車書文。軌則。雖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亦未必皆甚乎。陋巷。短褐躬學古知道之人者也。若必皆甚焉。則天下之理得。日變化。可以如響之應乎聲也。故天地山川草木鱗羽之瑞。有一可以爲昇平之符者。時政有一可以教民者。藩屏之臣。有一可以長人行化者。則未嘗不私自喜樂也。萬類含育。有一傷和平之氣者。夷狄蠻戎之俗。有一拂乎道者。時政有一不毗于下民者。則未嘗不私自憂懼也。而況其遠者大者乎。天下之一善。故不足以喜樂。然多其善。則太平之基可庶幾乎天下之一不善。故不足以憂懼。然累其不善。則顛覆之形。殆將至也。太平之基。顛覆之形。乃從政者之所喜樂憂懼。爾其爲布衣守道之人。不同任如耳之不可采。色文章也。而與知之者。士之躬學古知道者。固與夫天下百姓同憂樂。而不敢獨私其心也。翺雖不肖。未嘗瞬息動心而不景行乎此也。是以憂樂萬乎世之民也。亦惟少加意焉。翺再拜。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細以耳諸書極
安者固然習之
執事提之具見
風骨之峻史稱
韜性峭鯁議論
老而居不虛矣

某道無可重。每為閣下所引納。又不隔卑賤。時訪其第。故竊意閣下或以翽為有所知也。情苟有未安。不宜以默。故詳之以辭。河南府板榜。縣於食堂。北梁。每年寫黃紙號曰黃卷。其一條曰。司錄入院。諸官於堂上序立。司錄揖。然後坐。河南大府。入聖唐來二百年。前人制條。相傳歲久。苟無甚弊。則輕改之。不如守故事之為當也。八九年來。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於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而板

條黃卷。則如故文焉。大凡庸人居上者。以有權令陵下。處下者。以姑息取容。勢使然也。前年翽為戶曹。恐不知故事。舉手觸罰。因取黃卷詳之。乃相見之儀。與故事都異。至東知厨黃卷。為狀白於前尹。判榜食堂。時被林司錄入讒。盛詞相毀。前尹拒之甚久。而竟從其請。翽以為本不作。作則勿休。且執故事爭而不得。於本道無傷也。遂入辨焉。白前尹曰。中丞何輕改黃卷二百年之舊禮。而重違一司錄之徇情自用乎。前尹曰。此事在黃卷否。翽對曰。

所過狀若不引黃卷故事是罔中丞也其何敢前
尹因取黃卷簡條省之使人以黃卷示司錄曰黃
卷是故事豈得責人執守當司錄所過狀注判云
黃卷有條卽爲故事依榜當時論者善前尹之能
復故事焉自後翔爲司錄所毀無所不言前尹相
告曰公以守官直道糾曹所傷乃至激橫過朝官
於某處揖公見公公事獨立且又知毀之所來故
塞耳不聽翔慮前尹遷改來者不知爲誰終獲戾
故後數十日以軟脚乞將去官不五六日亦幸有

勅之除替人因以罷免前日閣下偶說及此云近
者緣陸司錄之故却使復兩廊相見之儀此義蓋
惑閣下聽者必曰京兆府之儀如此閣下從事京
兆府習其故而信之焉爾夫事有同而宜異者京
兆府司錄上堂自東門北入故東西廊相見得所
宜也河南司錄上堂於側門東入直抵食堂西門
故舊禮於堂上位立得所宜矣若却折向南是司
錄之欲自崇而卑衆官非所宜也此事同而宜異
者耳假令司錄上堂由南門北入河南府二百年

舊禮自可守行，亦不當引京兆府之儀而改之也。況又自側門東入者耶。河南尹，大官也。居之歲久，不爲滯，且如故門下鄭相公之德，而居之六年，閣下之爲河南尹亦近。何知未歸朝廷間，亦有賢者未得其所，或來爲曹掾者耶。安可棄舊禮使之立於東廊下。夏則爲暑日之所熾曝，冬則爲風雪之所飄洒。無乃使論者以閣下爲待一司錄過厚，而不爲將來賢者之謀耶。且此事某前年辨之，因而獲勝。閣下前日亦自言某不知有側門故也。且閣下曹掾非爲不多，乃無一人執舊禮以堅辨焉。此亦可歎也。夫聖人然後能免小過，竊恐閣下於此事思慮或有所未至，而官屬等唯唯走退，莫能進言，則誰與閣下爲水火酸醎少相承者。以大府而苟以自尊者，寡見細人之所行耳。盧司錄性甚公方，未必樂此。閣下召問之，可也。伏望不輕改二百年之舊禮，重惜一時之所未達，意盡詞真，無以越職出位言爲罪。幸甚。某再拜。

寄從弟正辭書

世有以春競得者
或若舍其得矣
某得矣今欲不亦
而目至其是事
矣余曰過不遇有
時以其時役人非
惠且靜居猶得
也時志不亦競而
失者望少耶多
之字下此書若存
節之合願往者勿
迂至之

名言

西河樂之寶
只若明此句

習之

十一

汲古閣

知爾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
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
無其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
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
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
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為十
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有餘以與時
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
加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矣安能有所得乎

儲本有
餘作餘
去

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
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
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
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
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
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
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
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
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

卷之八

五

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爲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耳。

與翰林李舍人書

翺思逃後禍所冀存身惟能休罷最愜私志從此永已矣更無健羨之懷况乞得餘年退脩至道上可以追赤松子房之風豈止於此二疏尚平子而

已但舉世好爵祿權柄具寫此心以告人人無有少信之者皆爲不誠之言也王拾遺是桂州舊僚頗知此志若與往來伏望問之可知其旨但以常情見待豈知失時還有偏尚之士哉又近日來兩施子粗得其說未及就正當此時使獲長往亦足以不愧宗門不負朋友嘗慕張公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況向前仕宦亦以多矣幸免刑戮方爾退脩與致令名年已六十有一比之諸叔父兄弟爲得年矣且不知餘年幾何意願乞取殘年

以脩所知道如或有成是萬世一遇縱使無成
 且能早知止足高靜與三老死於林藪之下比其
 終日矻矻耽樂富貴而大功德不及於海內而卒
 於位者所失得伏計舍人必以辨之矣以舍人比
 他見知故盡其意焉若非至誠亦何苦而強發斯
 言乎

李文公集卷第八 終

李文公集卷第九

論事疏表

奏疏中洋天
 篇按此並如宗
 可行三一統
 大帽子法宗
 陽公諸章奏
 冠絕古今
 其出處在此

臣翺言臣素陋幸得守職史官以記錄是非為事
 夫通前古治亂安危之大本者實史臣之任也臣
 雖愚敢懷畏罪之心而不脩其職竊見陛下即位
 以來招懷不廷之臣誅寇賊十餘事刷五聖之憤
 恥為後代之根本自古中興之盛孰有及者自臣
 得奉詔朝謁以來親見聖德之所不可及亦已多
 矣至如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皆所宜誅

斬者也。陛下知其逆賊所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使戰，其陷惡逆，非其本心，赦而不誅，因詔田弘正隨材任使，其欲歸妻子父母者，縱而不禁。臣竊聞夏侯澄等既得生歸，淄青賊兵聞之，莫不懷陛下好生寬惠之德，而遂無拒戰官軍之心矣。劉悟所以能一夕而擒斬師道者，以三軍之心皆以苦師道而思陛下之德，故能不費日而成大功也。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一也。今歲關中夏麥甚盛，陛下哀民之窮困，特時下明詔，放夏稅約十萬石，朝

臣柑顛皆有喜色，百姓歌樂遍於草野，此謂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二也。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却而賜之，昔者魯用孔子，齊人恐懼，遺之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而三日不朝，故孔子去魯，陛下超然獨見，遂以歸之，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三也。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莊宅却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者，不可備紀。若下詔出令，一一皆類於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反掌而致矣。臣以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能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

六事切要元和
美以之不終如
昭昭而逆為之
坊

非武功不能以定禍亂非文德不能以致太平今
陛下既以武功平禍亂定海內能為其難者矣若
革去弊事復高祖太宗之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
邪佞而不近改税法不督犯御名錢而納布帛絕
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
之患數引見待制之官問以時事以通壅蔽之路
故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屏邪佞而不近則視
聽聰明改税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絕進
獻以寬百姓租稅之重則下不困厚邊兵以息蕃

戎侵掠之患則天下安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
以通壅蔽之路則下情達凡此六者政之根本太
平之所以興陛下既以能行其難者矣又何惜不
速其易為者乎以臣伏觀陛下上聖之姿也如不
惑近習容悅之詞選用骨鯁正直之臣與之脩復
故事而行之以興太平可不勞而功成也若一日
不以為事臣恐大功之後易生逸樂而群臣進言
者必曰天下既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為宴
樂矣若如此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矣制

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遽至矣。臣竊惜陛下聖質當可興之時。而尚謙讓未爲也。臣謹條疏興復太平大略六事。別白於後。若行此六者。五年不變。臣必知百姓樂康。蕃虜入侍。天垂景星。地湧醴泉。鳳凰鳴於山林。麒麟遊於苑囿。此無他和氣之所感也。詩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伏惟陛下明聖思博。聞天下之事。以助政理。故臣敢忘其懦愚而盡忠焉。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疏用忠正

臣聞國之所以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臣能以忠正輔主。故忠正者。百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敢不爲正矣。小臣莫敢不爲正。則天下後進之士。皆樂忠正之道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是玉化之本。太平之事也。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忠正之人。而用之耶。臣以爲察忠正之人。蓋有術焉。能盡言憂國。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

類邪臣嫉而讒之必矣。且以為相朋黨矣。夫舜禹稷契之相稱贊也不為朋。顏閔之相往來也不為黨。皆在於講道德仁義而已。邪人嫉而讒之。且以為朋黨。用以惑時主之聽。從古以來皆有之矣。故蕭望之周堪劉向謀退許史竟為邪臣所勝。漢元帝不能辨而終任用邪臣。漢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逆於耳者忠正之臣也。雖任之雜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不能成矣。文宣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故忠信之人不難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類進之而已。臣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疏屏姦佞

臣聞孔子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為國也。凡自古奸佞之人可辨也。皆不知大體不懷遠慮務於利己貪富貴固榮寵而已矣。必好甘言諂辭以希人主之欲。主之所貴因而賢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好利則獻蓄聚歛剝之計。主好聲色則開妖艷鄭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鍊變化之術。望主之色

皇甫鍾柳必法
小人肺肝必揭

希主之意。順主之言而奉承之。人主悅其不違於已。因而親之。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聞也。若事失。怨生而不聞。其危也深矣。自古奸邪之人。未有不如此者也。然則雖堯舜爲君。稷契爲臣。而雜之以奸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興。而危事潛生矣。所謂奸邪之臣者。榮夷公。費無極。太宰嚭。王子蘭。王鳳。張禹。許敬宗。楊再思。李義府。林甫。盧杞。裴延齡。之比是也。奸佞之臣。信用大則亡國。小則壞法度。而亂生矣。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邪臣以爲察奸佞之人。亦有術焉。主之所欲。皆順。不違。又從而承奉。先後之者。此奸佞之臣也。不去之。雖用稷契爲相。不能以致太平矣。故人主之任奸佞。則耳目壅蔽。耳目壅蔽。則過不聞。而忠正不進矣。臣故曰。屏奸佞而不近。則視聽聰明。

疏改稅法

臣以爲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爲錢四千。米一斗。爲錢二百。稅戶之輸

十千者爲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爲絹十有二匹。然後可。況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雜虛估以受之，尚猶爲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爲比建中之初，爲稅加三倍矣。雖明詔屢下，哀恤元元，不改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變，正當斯時，推本弊，乃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生也。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

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無滿歲之食。況有三年之蓄乎？百姓無三年之積，而望太平之興，亦未可也。今若詔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出納，以布帛爲准。幅廣不得過一尺九寸，長不過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爲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得輕，必樂而易輸，不敢復望如建中之初矣。行之三五年，臣必知農人漸有蓄積。雖遇一年水旱，未

有菜色。父母夫婦能相保矣。若稅法如舊，不速更改，雖神農后稷復生，教人耕織，勤不失時，亦不能躋於充足矣。故臣曰：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

疏絕進獻

臣以爲自建中以來，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備於前篇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必曰軍府羨餘，不取於百姓，且供軍及留州錢，各有定額。若非兵士闕數不填，及減刻所給，則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

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於百姓，將安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釀酒而官沽者，其他雜率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利，虧三代之法。公託進獻，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也。比年天下皆厚留度支錢，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寇賊也。今吳元濟李師道皆梟斬矣，中原無虞，而蓄兵如故，以耗百姓，臣以爲非是也。若選達吏事之臣，三五人往諸道，與其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以備鎮守，責其兵士見在實數，因使其逃亡不補。

銷兵非計也異時未克
賦之賦非以宰相無識安
議銷兵乎河朔再失而
唐祚隨之謀不可不慎也
人主誠清心寡欲有獻
必却察其減刻甚者罪
之則亦何待銷兵而後
姓梁業乎

習之

八

汲古閣

自可以每年十銷一矣告之以中原無事蕃夷可
虞每道宜配兵若干人取其衣糧以賜邊兵而召
戰士使邊兵實則蕃夷不足慮也夫錢帛皆國家
之錢帛也宜作明法以取之是也若使通達吏事
之臣往使焉雖其將帥之不誠盡者亦不敢有所
隱矣今受進獻則節度使團練使皆多方刻下爲
蓄聚其自爲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一分也是豈
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所不樂其業而父
子夫婦或有不能相養矣父子夫婦不能相養而
望太平之興雖婦人女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
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

疏厚邊兵

臣以爲方今中原無事其慮者蕃戎與北虜而已
議者以爲邊備尚虛皆可憂矣兵法有之曰不恃
敵之不來恃此之不可勝今國家威武達于四夷
其不敢犯邊爲寇雖已明矣然蕃戎如犬羊也安
識禮義而必其不爲寇哉且去歲犯邊足以明矣
臣以爲使緣邊諸節度使特共召戰士十萬人每

歲不過費錢一百萬貫。則邊備實矣。邊上有召戰之聲。達于四夷。四夷心伏。不敢為盜矣。四夷不敢為盜。邊鄙之人。得無兵戰之苦。則京師可高枕而視矣。

先導揚而後請獻。六條深中。當時之疾。用其元。和之治。貞觀以烈。

可也。蘇文公上歐陽書曰。李翱之文。有執事之態。今讀其言。時人。

主論君子小人。之辨。與所以辨君子小人。之立。並祖此篇。然則何但曰有。

執事之態。或即曰有執事之實也。可。

李文公集卷第九 終

李文公集卷第十

百官行狀奏

右臣等無能。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皆史官之任也。伏以陛下即位十五年矣。乃元年平夏州。二年平蜀。斬闞。三年平江東。斬錡。張茂昭遂得易定。五年擒史憲誠。得澤潞邢口。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來受。常貢。十二年平淮西。斬元濟。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

行狀史原也。指事說實。所以澄原也。議此於駢儷。只之。世其於史。載之。曰小補。

入租稅滄景除吏部十四年平淄青斬師道得十二州神斷武功自古中興之君莫有及者而自元和以來未著實錄盛德大功史氏未紀忠臣賢士名德甚有可爲法者逆臣賊人醜行亦有可爲誠者史氏皆闕而未書臣實懼焉故不自量輒欲勉強而修之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之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一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卽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歿而不朽曾不直敘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朝之奸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旣不指其事實虛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移之於房玄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蓋亦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辭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其經之古風記事則非史遷之實錄不如此則辭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

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真偽。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為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蕪穢簡冊，不可取信。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爭之詞，足以為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為忠烈矣。今之為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

高宗御評李翱取行狀必直叙實事不得虛加浮詞實史館之良法然即如翱所奏而行收備具於史館矣願其所謂必有如其真偽不然者則其人固不世出也嗚呼難言矣哉

以虛詞稱之，故無魏徵之諫爭，而加之以正直，無秀實之義勇，而加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為據。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者，所下太常并牒史館太常定謚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一一皆信，與其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高下之不同也。史氏記錄須得本末，苟憑往例皆是空言，則使史館何所為據。伏乞下臣此奏，使考功守行善惡之詞，雖故吏門生亦不能虛作而加之矣。臣等要知事實，輒敢陳論，輕黷天

威無任戰越謹奏

陵廟日時朔祭議

徵事郎守國子博士史館脩撰臣李翱等謹獻議
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
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祠蒸嘗漢朝
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
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
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
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

而不改正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
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
五享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輩皆一代
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
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
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
之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脩秦漢
故事斯爲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饌
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享味而貴氣

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祭薦芟，屈建命去芟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爲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爲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芟爲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爲祭乎？且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某。」某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

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蕝、嘉蔬、醴齊，敬脩時享，以申追慕。尚享。此祝詞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旣橐，禮樂爲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節情罷。

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采國語禮記曰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脩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旣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謹議。

與本使李中丞論陸巡官狀

古人有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仇讎上之所以禮我者厚則我之所以報者重故豫讓以衆人報

范中行而漆身吞炭以復趙襄子之讐其所以待之各不同也。閣下旣嘗罰推官直矣。又將請巡官狀矣。不識閣下將欲爲能吏哉。將欲爲盛德哉。若欲爲能吏卽故江西李尚書之在江西是也。閣下如此行之不爲過矣。若欲爲盛德亦惟不惜聽九

九之說或冀少以裨萬一。閣下旣罰推官直。又請陸巡官狀。獨不慮判官輩有如穆生者。見醴酒不設。遂相顧而行乎。陸巡官處分所由不得於使院。責狀科決而於宅中決地界虞候。是初仕之未適。

中也。閣下既與之為知己矣，召而教之，可也不從。退之可也。若判令通狀，但恐閣下之所失者無乃大於陸巡官乎。翱受恩於閣下也深，而與陸巡官之交尚淺，其所深者，誠欲閣下之為全德也。若信其所言，即伏望使人收取元判，召而語之，闔府賓寮孰不幸甚。如以為小生之言不足聽也，我富貴人也，何為而不可哉。即敢不惟公命，翱再拜。

與本使楊尚書請停脩寺觀錢狀

伏見脩寺疏，閣下出錢十萬，令使院共出十萬，以

造石門大雪寺佛殿。翱性本愚，聞道晚，竊不論閣下以為歛錢造寺，必是耶。翱雖貧，願竭家財以助閣下成如以為未必是耶。閣下官尊望重，凡所舉措，宜與後生為法式，安可舉一事而不中聖賢之道，以為無害於理耶。天下之人以佛理證心者寡矣。惟土木銅鐵周於四海，殘害生人為逋逃之藪。澤閣下以為如有周公仲尼興立一王制度，天下寺觀僧道其將興之乎。其將廢之乎。若將興之，是符融梁武皆為仲尼周公也。若將廢之，閣下又何

患其尙寡。而復率其屬合力建置之也。院中判官。雖副知已之命。然利祿遠任。亦不以貪也。豈無羈孤親友。由未能力及賙之歟。何暇出錢以興有損無益之務。衆情不厭。但奉閣下之命而爲耳。拳拳下情。深所未曉。伏惟憫其拙淺。不惜教誨。若閣下所爲。竟是。翺亦安敢守初心以從而不爲也。若其所言。有合於道。伏望不重改成之事。而輕爲後生之所議論。意盡辭直。無任戰越。

再請停率脩寺觀錢狀

率脩寺觀錢事。前後已兩度咨聞。伏請停罷。前奉處分云。要與換寺觀家人院蒲藿屋。以爲火備。此後任停。旣已計料支給。訖後奉處分。又云。且更待一兩月者。伏以前件錢於公家無補。但實置稅名。公議所非。爲日固久。不厭尙實。但苟思壯麗城池。開化源孰。大於此。若閣下尙不改易。則弊終無已。何特愛於此。因循未革。自仲尼旣歿。異學塞途。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佛法害人。甚於楊墨。論心術。雖不異於中土。考較跡實。有蠹於生靈。浸溺

人情莫此之甚為人上者所宜抑焉閣下去年考制策其論釋氏之害於人者尚列為高等冀感悟聖明豈不欲發明化源抑絕小道何至事皆在已而所守遂殊知之不難行乃為貴況使司稅額悉以正名幸當職司敢不備舉伏見朝廷故事一人所見或不足以定是非者即下都省眾議則物情獲申眾務皆理倘翔見解凡淺或未允從院中群公皆是材彥伏乞令使院詳議唯當是從理屈則伏不敢徇已實下情所望累有塵黷無任戰慄翔

再拜

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故度支李尚書之出妻也續有勅停官及薨亦無追贈當時將謂去妻之狀不直明白無可疑者故及此近見當使采石副使劉侍御說朝廷公議皆云李尚書性猜忌甚於李益而出其妻若不緣身病即合左降翔嘗從事滑州一年有餘李尚書具能詳熟李尚書在滑州時收一善歌婦人陶芳於中門外處之於後陶芳與主鑰廳子有過既發李

公之為希賓也
 考其時主人有
 失雖小必爭及
 其且久矣主
 有冤口雖罪必
 白以求直也余具
 錄之見公之耿直
 好教其天性云

尚書召問廳子。既實，告之曰：「吾從若父所將，若來，故不能杖若。吾非怒而不留。若既犯此，卽自於軍中不便。若遠歸父所，慎無他往。遂斥陶芳于家，而不罪也。當時翱爲觀察判官，盧侍御憲曰：「此事在衆人，必怒而罪之。在中道，卽罪之而不怒。大夫雖未足以爲教，然亦可謂難能也。推此以言，卽性猜忌，不甚於河南李少尹詳矣。」劉侍御又說朝廷公議云：「李尚書之在滑州也，故多畜媵，遂斷送其妻入京，以遂所欲。翱又能明其不然。李尚書有二子仕于京師，奏請至滑納妻。德宗皇帝勅奏事軍將張璠曰：「與卿本使無外，往告卿本使，可令妻及新婦家來就上都爲婚，亦有手詔。」李尚書遂發二新婦及妻入京，以奉詔。二男旣成婚，其妻遂歸滑州。自陶芳之外，更無妾媵。況李尚書將畜女媵，不假令妻入京，推此以言，卽與朝廷公議之不同也。如此，翱以爲古人之逐其臣也，必可使復事君。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雖有大罪，猶不忍彰明，必爲可辭以去之也。故曾參之去妻也，以蒸藜不熟。孟軻

之去妻也以惡敗。鮑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此皆以事辭而去之也。李尚書於此二事外猶有他過。卽非翽所知也。若公議所責。祇如劉侍御之傳。則翽據所目見而辨也。章然如前所陳矣。凡人家中門內事。外人不可周知。偏信一黨親族之言。以爲公議。卽不知是議之果爲公耶。私耶。未可知也。以閣下所聞。倘猶有加於是者。不惜示及。如或祇如前兩說。伏望不重改既往之論。而明之於朝廷。使非實之謗。罷傳說於人間。旣沒之魂。不銜冤於泉下。幸甚幸甚。翽於李尚書。初受顧惠。及其去選也。客主之義。亦不得如初歡矣。茲所陳者。但樂明人之屈而正之耳。伏計不以爲黨。謹狀。

李文公集卷第十 終

李文公集卷第十一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會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

仲卿。皇任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

昌黎某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

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

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為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

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祕書省校書

至陵至明宮然
躋韓先生於伊萊
傳說尹吉甫仲甫
顏子子貢孟武與
之間使人望之若
神人然行狀之力
也皇甫碑誌也
一壽矣叙次有詳
畧無恨并尤曰
史記也

習之
郎爲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爲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爲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改江陵府法曹軍。入爲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非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眞博士。入省。爲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辦

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爲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旣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爲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郎中。脩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旣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爲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

非不待韓矣以收
斷金之利於序述
精彩

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
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
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授以節習以成故
矣朝廷之賢恬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為貴議多與
裴丞相異唯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為儒
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
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
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
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

韓茶不用而李愬
何以為功矣古之
君子功不必自己出
此固不足為韓恨也

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
以公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
相居於郟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
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
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
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
州既平布衣栢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
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眾宜使辯士
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

栢耆口占爲丞相書明禍福使栢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爲人隸者公皆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授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廷湊

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本非廷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爲尙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爲國打朱滔，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繁且勿語，聽愈言，愈將爲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

春秋辭令
夏

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幼童者，亦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佑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杖節，此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

可見此段佳處
但語入土音

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出，乃還於上前，盡奏與廷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故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為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出紳為江西觀察使，以公為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

高宗御評 呂大防云 衛中
李字退之 餉奇 樂求不
死而卒 故曰樂天 待謂
退之 服祿黃一病 往不虞
乃中 立也 孔毅 天陳 無已
之徒 皆指以為公 既年

慈金石錄獨近世李
可謂公長慶三年作李
于墓志力詆六七公皆以
葉敗明年則公卒其志
尺之間身試其禍或或
前人文字之同或傳寫
之誤使賢者蒙汚然無
可考證也按公屬嶺之
言謂愈疎愈食不擇
禁忌位為侍郎年出
伯兄十五歲且獲終曠
下必不於何而足是
公豈服藥以求長年
者適以中立字之偶同
遂得過於公乎載之經
原自茲一洗今按衛安
三子長曰之元字口造微
次曰中立字退之末曰中行
字大受中行中立皆見於
昌黎文集而中立墓志
謂南方多水銀丹砂雜
世奇藥煥為黃金可
餉以不死藥終不能成而
竟死銘所為嗟惟君
篤信要無有辨精神
者呂汲公所考有楊世記
以世世

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為之葭服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為自楊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于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為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

於何而足。且獲終於曠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

狀。朱子曰退之却喜皇甫湜不甚喜李翱後來湜為退之作墓誌却說得無緊要不如李翱行較著實蓋李翱為人朴實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都督廣州諸軍事兼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營田觀察制置本管經畧等使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徐公行狀會祖仁徽隋吉州太和縣丞祖玄之皇考功員外

郎贈吏部郎中諫議大夫考義皇汾州司戶叅軍
贈信州刺史京兆府萬年縣青蓋鄉交原里東海
徐公年七十一公諱申字維降東海剡人永泰元
年寄籍京兆府舉進士秘書省正字初辟巡官于
江西又掌書記于嶺南行營哥舒氏之亂平奏授
大理評事轉司直兼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又充節
度判官于朔方改太子司議郎兼殿中侍御史選
授洪州大都督府長史時刺史嗣曹王舉江西兵
討李希烈故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有成曹王薦

之遷韶州刺史四十餘年刺史相循居于縣城州
城與公田三百頃皆爲墟縣令丞尉雜處民屋公
乃募百姓能以力耕公田者假之牛犂粟種與食
所收其半與之不假牛犂者叁分與貳田久不理
艸根腐地增肥又連遇宜歲得粟比餘田畝盈若
于凡積粟三萬斛將復築室于州故城令百工之
伎以其藝來者與粟有差刺史臨視給與吏無所
行其私以故人皆便信應募者數千人陶人不知
墁而塗有餘巧人不板築而牆有餘築人不操斤

斧而工有餘陶者圻者築者工者各以其所能相
易未十旬而城廓室屋建立如初刺史以官屬遷
于新城縣令之下各返其室創六驛新大市二道
四館器用皆具曲江縣五百人以狀詣觀察使請
作碑立生祠公自陳所爲不足述假令如百姓言
乃刺史職宜如此何足多者不願以小事市名觀
察使嘉其讓密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其始來也詔
之人戶僅七千凡六年遷合州其去也倍其初之
數又盈四千戶焉初先夫人歿于江西遭賊難未
克返塋寓於西原公不赴合州表請奉喪歸祔于
河南府偃師縣旣滄景觀察使奏請景州刺史闕
其帥輒以其僚屬將校自爲之不請有年矣宰相
累進刺史名皆不出及召公入言合上旨遂下詔
遷朝散郎使持節景州諸軍事景州刺史克本州
圍練使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尋加節度副使
其明年滄景節度使始朝二年又朝遂留詔以其
從父兄代之奏以公充行軍司馬公遂以信州府
君瑩近漕河表求改塋於重山詔許之旣徵入京

師遷朝散大夫使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本管經畧招討使御史中丞賜紫如初是歲正元十七年也詰俚盜除其暴掠良聚攻禁下如令通蠻夷道責土貢大首領黃氏帥其屬納質供賦黃氏周氏韋氏儂氏皆群盜也黃氏之族最強盤亘十數州周韋氏之不附之也率群黃之兵以攻之而逐諸海黃氏旣至群盜皆服於是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寧息無寇害其明年制遷使持節都督廣州諸軍事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

南節度觀察處置本管經畧等使散官如故前節度使歿掌印吏盜授人職百數謀夜發兵爲亂事覺奔走公至陰以術得首惡殺之不問其餘軍中以安蠻夷俗相攻劫群聚緣道發輒捕斬無復犯者蕃國歲來互市奇珠璫瑁異香文犀皆浮海舶以來常貢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賈以饒二十一年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元和元年詔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餘如故詔書未至有疾薨于位凡三佐藩

屏之臣五為刺史一為經略使一為節度觀察使
 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爵超進為開國公官亟
 遷為禮部尚書其事業皆足以傳示後嗣為子孫
 法享年七十雖不登於上壽儒者榮之前夫人渤
 海高氏子皆天後夫人扶風竇氏封國夫人有子
 元弼前右衛倉曹參軍以讀書屬文為業謹具歷
 官行事如前伏請牒太常編錄謹狀

皇祖實錄

公諱楚金，諮議詔第二子。明經出身。初授衛州參

友於家七行禁正
 於友足以信矣然
 必得昌黎先生而
 信難哉

寫曠達生色

軍。又授貝州司法參軍。夫人清河崔氏。父球。充鄆
 懷三州刺史。公伯兄惟慎。大原府壽陽縣丞。性曠
 達。樂酒。不理家產。每日賁錢一千。出游求飲。酒者
 必盡所賁。然後歸。其飲酒徒善草隸書。張旭其人
 也。公事壽陽如父在。每事必請於壽陽。壽陽曰。汝
 年亦長矣。若都不能自治。立然。每事必擾我。何為。
 公曰。不請。非不能為此也。不滿乎人心。其請如初。
 及在貝州。刺史嚴正晦。禁官吏於其界市易所無。
 公至官之日。養生之具。皆自衛州車以來。又以二

千萬錢入曰吾食貝州水而已及正晦黜官百姓舊不樂其政將俟其出也群聚號呼斃之以瓦石揚言無所畏忌錄事參軍不敢禁懼謂公曰若之何公曰錄事必不能當請假歸攝錄事參軍斯可矣乃如之公告正晦曰若以威強不便於百姓百姓俟使君行加害於使君使君更期出其爲使君任其患於是集州縣小吏得百餘人皆持兵無兵者持朴埋長木於道中令曰使君出百姓敢有出觀者杖殺大木下及正晦出百姓莫敢動或曰刺

史出可作矣如李司法何貝州震恐後刺史至委政於公奸吏皆務以情告不敢隱貝州於是大理壽陽之夫人鄭氏賢知於族嘗謂壽陽曰某觀叔賢於君由某之質不敢與叔母至高下君之家和子孫必有興者壽陽之第一子爲戶部侍郎初戶部氏兄弟五人妹一人其喪母也皆幼公每日必抱置膝上或泣而傷諸侄之安于叔母也如未失母時有子三人曰某祇承父業不敢弗及夫人清河崔氏能以柔順接于親族其來歸也皆自以爲

已親焉。翺生不及祖，不得備聞其景行。其具州事業，親授之於先子。其餘皆聞之於戶部叔父。伏以皇祖之爲子弟時，若不能自任也。及蒞官行事，其剛勇不同也。如此，其行事皆可以傳於後世。爲子孫法，蓋聞先有祖善而不知不誦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翺欲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願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棄其愚而爲之傳焉。

李文公集卷第十一 終

李文公集卷第十二

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于官。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于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黨，誅夷四方。

高宗御評讀之真能
使頑廉懦立薄敦鄙
寬令人不知洋之無徒
者朝誠非無實而夸
者也朝云天下之為父母
者聞之莫不欲慰女之
為子為夫者莫不欲慰
女之為其室家也為君
者讀朝斯文豈不欲
如朝者之為其史也哉

楊氏西獨知義其
後施措置持耿六
可觀弱弓斃賊天
相之矣叙事議於
並勝

習之

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
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
者聞之莫不欲慰女之為其子也天下之為夫者
聞之莫不欲慰女之為其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
妻者聞之莫不欲慰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
思盱自沉于江獄吏嘯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
詩載馳緹縈上書廼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
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如不
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
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如此而天下勸
亦玉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
也貞元十三年朝在汴州彥昭時為潁州刺史昌
黎韓愈始為余言之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
女碑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
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
會于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

聖祖御評摹寫情
事有聲有色未作
斷後亦自詳慎

晉之

二

汲古閣

令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
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
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
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
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于庭楊氏言曰縣令
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
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
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
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

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爨
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
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
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侃之
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守固矣
與其死于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
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
焉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
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

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姊妹。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敘之，將告於史官。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巒，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韓城縣尉，歷宣城、鞏、河南三縣尉。其更河南，知捕賊。杜黃裳為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舊產，公為捕賊，盍使察之。坦對曰：凡居官終始

端人偉士雖為
常相所抑言不
盡有然補益治
體者不少矣信矣
得客不讓孟堅

廉白祇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畜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剝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爲宜，故不使察。黃裳驚視，因使升就堂坐。自此日加重，及黃裳爲吏部侍郎，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爲判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珍爲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嘗言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餘人同啓復，請以爲重職。坦適在復所，復問曰：

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亟遷，以爲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爲列耶？復告諸將曰：盧侍御言是也。大將慙，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等羞媿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人入州城，人皆恐駭。坦遽止之。盈珍不敢違。復卒，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珍方會客，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材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若從公喪而西，必遇姚

大夫。吾懼爲所留。以及禍。遂潛去。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逢得解。及盈珍與姚隙。從事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爲轉運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法。坦每爭之。詞切深。聽者皆爲之懼。累求去。不得。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陵。繼以罷去。後數年。詔追錡入。錡遂扇兵士。殺留後以留已。因發兵取宣州。爲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

林。決大政。天下懷懍。坦說宰相韋執誼。速白立皇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爲殿中侍御史。時御史中丞亦以爲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爲員外郎。知楊子留後。坦假他詞不受。叔文不悅。故事皆不行。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爲殿中侍御史。權德輿爲戶部侍郎。請爲本司員外郎。尋轉庫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爲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

然後奉詔。品官遂以聞。上曰：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絕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鎮。有所獻。坦劾奏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大信于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

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為宰相所寢。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為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貞。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追於玄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體乎。上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遂命停毀。仍禁樵採。給五戶守淮安王。

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爲策詞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寧節度使裴垪入爲僕射，行香時，將處諫議常侍之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爲證。裴垪怒曰：「姚南仲何足爲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勅使耳，何不足以爲例也。」遂爲垪所排，改左庶子。坦初爲殿中，當杜黃裳爲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曰：「聞而人忌其遷之速。」數月宰相裴垪白以爲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史。劉闢反逆，其壻蘇強坐誅死。強兄弘爲晉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弘有才行，其弟強坐劉闢反誅，弘與強相去三千里，必不通謀，以強廢弘，非陛下惜材之志。」因請弘以爲判官。上曰：「假令蘇強當時不就誅，尚宜隨材而任之。況在其兄耶？」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如無

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直。人賴以生。當途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爲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爲功。於是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戶部侍郎。判度支。坦歷更重位。以朝廷是非大體爲已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史薛謩爲代

北水運使時。畜馬四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官往驗之。未反。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坦上陳。以爲陛下旣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是之。遂追劉泰昕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則厚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歙度支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脂。配之鄜汝州。以韓重葉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柵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

西受降城為河所壞。城使周懷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直所作。城當磧石。得制北狄之要。若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圖進。上使品官強文彩覆之。文采言與坦合。上召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為宰相所奪。乃出坦為劔南東川節度使。周懷義數月憂卒。燕重旰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重旰。奪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

前則杜黃裳後則李絳皆元和宰相也。身於此見。退居仲相。此置相可再慎耶。

藉以為已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奏罷兩稅及山澤鹽井推率之籍。夷人歌之。錦劔二州有通文成州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二百人。坦乃奏於衝地置戍鎮之。上誅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而無逃者。及薨。贈禮部尚書。

李文公集卷第十二

李文公集卷第十三

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平
原郡王贈司空栢公神道碑

東孝大節甚可
循序次尤合史
法

栢氏系自有周叔虞封晉其支子有受邑於伯爲
采地者因以爲姓後世生宗宗以直顯景公厲公
之時三郟惡宗其譖殺之其客畢陽以其子州黎
奔楚於是改伯爲栢及漢有鴻者由議郎爲魏郡
守子孫家焉故爲魏郡也有季纂者入唐爲工部
尚書生敬仁爲蘄州長史生審爲河南永寧令贈

大理少卿。生造爲懷之。獲嘉令。卽公之父也。公諱良器。字公亮。生十二年。安祿山陷東郡。獲嘉守縣。印不去。爲賊將所害。公旣免喪。懷平志。乃學擊劔。依父友王奐。奐嘗曰。汝額文似李臨淮。面黑子似顏平原。其必立。臨淮卽太尉光弼也。年十七得汝州龍興尉。王奐從事太尉府。薦之。太尉召與言。遂授以兵。使平安越之盜。累授左武衛中郎將。以所將兵隸於浙西。廣德歲中。盜陷江東十州。公帥所將兵來婺州。功多。進左武衛將軍。平方清於洞中。賜錢五百萬。破張三霸海上。改左金吾衛將軍。爲都知兵馬使。大歷初。潘瓘虎據小傷。胡參據蒸里。江東大擾。公將卒三千人。騎五百人。與戰。皆破之。斬首三千級。執俘一千人。詔加檢校光祿大夫兼蘇州別駕。又加左羽林大將軍。試殿中監察御史。李栖筠問公年。對曰。二十。有四戰陣。幾何。曰。六十。有二。李公歎曰。相識甚近。得公甚深。勉哉。公泣涕。謝曰。遭時喪亂。父死家破。誓棄性命。以除寇讐。私志未立。豈敢望爲明公之所知哉。建中初。嘗至京。

師宰相楊炎召之語。公因言兩河有事。職稅所辦者。唯在江東。李道昌無政。宜速得人。以代之。炎許諾。其冬。遂并宣越與浙西以爲一。而以晉州刺史韓滉代道昌焉。及德宗如梁州。李希烈陷汴州。逐李勉。遂僭帝號。寇陳州。圍宋寧陵。滉使公將卒萬人救陳并寧陵。是時劉玄佐敗于白塔。收其卒保宋州。使將王彥昭守寧陵。希烈擁水灌其南。築埆道親臨其北。令軍中曰。明日日中陷城。公聞之。厲所將兵成陣以進。恐城陷不及。使弩手善游者五十

百人沿汴渠夜進去。城數里沒於水中。遂得入。及旦。賊驅勇卒登城。城中伏弩悉發。皆貫人斃。其後希烈始知救兵得入。殺守將。因罷去。將昌集城中。人哭曰。向非浙西救至。則此城已屠矣。遂拔襄邑。收漳口。宋州由是獲全。李希烈遂失汴州。奔於蔡。詔封平原郡王。食邑三千戶。特進兼御史中丞。貞元二年。淮西平。詔曰。休勲茂伐。書于竹帛。戎籍乃爲裨將副。非所以褒功寵德也。其以爲左神策軍將軍。知軍事。兼官如故。五年。詔與太尉晟侍中。城

等三十六人。圖形於凌煙閣上。親御卽其形而贊之。八年。遷大將軍。士卒之在市販者。悉揮斥去。募勇者代之。故爲所監者不悅。明年。公之故人。有犯禁宿於望仙門者。衛使奏言。遂轉右領軍衛大將軍。所監者乃用其衙將魏循代爲將軍。自是軍中之政不復在於將軍矣。十五年。兼英武將軍。使十八年。遷左領軍兼御史大夫。十九年。閏十月。以疾卒。年六十一。天子爲之廢朝。贈陝州大都督。明年。葬于萬年畢原。夫人康氏先歿。後始附葬。有子曰

元封。爲蔡州刺史。曰耆。爲諫議大夫。曰元鳳。爲澄城主簿。曰夔。爲襄州參軍。三女皆幼。以元封及耆累贈爲司空。夫人追封魏國太夫人。初。公與王栖曜。李長榮。皆事韓晉公。栖曜至。鄜坊長榮至。河陽澤潞皆擁節。有土。公自少則戮力破賊。及壯。解寧陵。倚杖之圍。希烈之所以兵不及于宋。而江東以全者。實公之所爲也。功最高。位獨以不副。克生良子。能大厥家。大和元年。翔自廬。以諫議大夫徵。路出于蔡。元封泣拜。且曰。先公之碑未樹。教後嗣其

果有辭俟也。公不可聽。乃銘曰。

公生十二。未壯家毀。誓殄父讎。不愆勇死。釋官就軍。焯有其勲。擒兇盜平。威明顯聞。人誰不貴。孰勝其位。由卑至巨。莫匪躬致。宜疏土壘。報未功當。是生後人。紹慶不忘。

唐故橫海軍節度齊棣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齊州諸軍事兼齊州刺御史大夫上柱國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左僕射傳公神道

神

武人襟厚者宸
難碑中有寫生
處

傳為古姓。介子誅樓蘭王。封義陽侯。俊為二十八將。功高稱於兩漢。而毅以文章顯。自漢以降。世累有人。曾祖諫。易州長史。生大父定州司馬韶。贈鄧州長史。生父榮。贈刑部尚書。公諱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也。以善弓矢。顯仕于成德軍。流輩稱其朴厚。博野樂壽。本隸瀛州。在范陽成德間。為要害地。每相攻以取兩城。及王武俊破走朱滔。詔以博野樂壽與成德軍。其後以公選為將。而鎮於樂壽。公善

撫士卒與之同苦樂得士卒死力長慶初幽州繼
亂范陽執其帥弘靖而扶克融成德殺其帥弘正
將庭湊因盜有地公奮曰吾豈可以爲賊乎遂誓
衆喻以逆順閉城拒賊潛疏以聞詔以樂壽爲神
策行營命公以爲都知兵馬使與深州將牛元翼
博野李寰犄角相應賊屢攻之卒不能克會詔下
以克融庭湊皆爲節度使公遂將樂壽之師及其
妻子拔城以出賊轉鬪且引遂遇官軍以免於難
以功遷沂州刺史未到遽以爲左神策軍將軍數

月拜鄭州刺史公本用武力進未嘗治人於是痛
自刻凜清已率下凡從公將卒本與公同立於樂
壽者皆飭懼不敢越條令以侵物故鄭州稱理雖
他時文吏罕能過者明年改爲鹽州刺史閔帝初
以公爲夏銀綏宥等州節度使居河陽濡民不耕
織党項千餘落以畜牛羊馬代田業先時將帥多
貪至有盜其善馬者蕃落咸怨走以出他境及公
之至蕃人來見或獻馬者公拒而不受蕃人喜傳
以相告未踰月而部落相勸皆歸蕃人之有罪者

懼而來奔。故事，皆使蕃人出馬以贖。公曰：吾將於此職，當禁其逃亡。有罪，何俟於贖？皆執之。以仲其蕃落。蕃人益喜。大和二年九月，以公爲橫海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俾治齊州，以圖滄景之寇。知兵者咸以爲命將之當，必且有成矣。旌旗及於陝，而得疾，疾愈卽路。以十月晦薨於硤石驛。春秋五十有六。天子悼痛，爲之廢朝，贈尚書左僕射。以明年七月葬河南府洛陽縣伯樂里。夫人南陽張氏，柔立善斷。公之以樂壽拒賊，暨轉戰以出，夫人麤衣糲食，與兵士妻女均好惡。用助公事，再封南陽郡夫人。三子：守常、守中、守章等，皆孝謹。寡過。公方將立大功，以報於國，不以男子之仕爲念。故官甚卑，有未官者。銘曰：

大夫致身，不賴前業。遭變竭忠，奇節曄曄。乃作刺史，乃作將軍。乃統邊兵，事績昭聞。廉以檢已，嚴以督下。藩落完安，馬牛在野。大革前事，自我爲初。爾後之來，視此勿渝。

陸欽州述

吳郡陸儉公佐。生于世五十有七年。明于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歙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寤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唯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顛顛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顛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

高宗御評若陸欽州者。舉而不能早用。而不能顯懷才莫試。豈非人主之宰相之過歟。乃李翱一舉而歸。諸天寶為之。適此立言。有體哉。且理固如是。其高出於柳州天說者。萬也。則可謂知天矣。

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顛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顛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升于朝。雖刺于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日聞已。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

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
 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矣然則天之生君也
 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
 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
 君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于
 心者耶得其道者窮居于野非所課屈冠冕而相
 天下非所謂伸其何有不足于心者耶

李文公集卷第十三 終

李文公集卷第十四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國

柱弘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楊公

墓誌銘

通篇直叙楊
 公之賢自見

由楊喜追殺項羽以功封侯後數世生敞官至丞
 相敞曾孫寶不應王莽之命光武特徵老病不到
 寶生震諸儒謂之關西孔子位至太司徒太尉卒
 以忠死楊氏由是益大載於史傳世不絕人曾祖
 珪辰州司戶贈膳部員外郎大父冠俗奉先縣尉

贈吏部郎中。父太清。宋州單父縣尉。累贈至太保。公諱於陵。字達夫。年十八。舉進士第。選補潤州句容主簿。鄂岳觀察使。奏爲判官。轉左驍衛兵曹。累改評事。監察御史。歷殿中。得緋衣銀魚。使遷江西。公隨之。加侍御史著作郎。及府除。屏居建昌。不至京師。貞元八年。徵拜膳部員外郎。轉考功。知別頭舉。轉吏部員外郎。及判南曹。宰相之親。有以文書不足駁去者。宰相召吏人詰之。堅執不改。遂以公爲宣武弔祭使。故事。南曹郎未嘗有出使者。公旣

出宰相之親。由是判成矣。故公卒不得在詔。詰之。清選。遂爲右司郎中。郎官墮於宿直。臨直多以假免。公白右丞。右丞建立條例。郎官不悅。爲作口語。宰相有知其事者。遽以公爲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爲絳州刺史。有言公弗當居外者。德宗召見。遂以爲中書舍人。其年。知吏部選事。時京兆尹李實有寵。去不附已者。故給事中許孟容爲太常少卿。而公改秘書少監。德宗崩。爲太原幽鎮等十道告哀使。節將之遺。並辭不受。復命。除華州刺史。賜

三品衣魚所取賓僚皆一時名人後皆得顯官有
至宰相者其年冬遷浙江東道團練觀察使越中
大飢人至相食公奏請度支米三十萬斛又乞糴
他道以賑救之民得生全入爲戶部侍郎未到改
京兆尹奏請諸軍諸使有犯罪者皆禁身推罪以
狀牒送本軍又請屬諸軍諸使人置挾名勅五丁
土者推兩丁屬軍遞立節限以便於治詔皆可其
奏京師稱之復爲戶部侍郎人望益重僉以公遂
爲宰相會考制舉人獎直言策爲第一中貴人大

牛僧孺也

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爲嶺南節度使是
時得考策者凡四人公旣得嶺南吏部員外郎韋
貫之再貶巴州刺史而李益鄭敬皆抵於患其在
廣州以韋詞爲節度判官任之以政改易侵人之
事凡一十有七嶺外之人至茲傳道之節度使徐
申以已俸薄月加三十萬且曰後來所期共守公
引常衮所奏勅皆罷之撤去蒲葵陶瓦覆屋遂無
火災民賴以安監軍許遂振好貨戾彊而小人有
陰附之者故遂振密表譖公直言韋詞李翱惑亂

軍政於是除替罷歸。遂振既領後事，捶撻吏人，求公之非，吏人大聲呼曰：「楊尚書他方所遺，尚不收去，豈有侵用官錢乎？」遂振遽令取他方所遺，及其至，封印不啓，遂振慙而止。宰相裴垪素未知公，及遂振之譖，遂以公爲吏部侍郎，重修甲勅，用備姦源。又於南曹更置別歷，以相檢覆，奏令選人納直，爲出籤告以給之，吏息奸欺，官收羨錢，公食豐潔，廨宇以修，迄茲守行，遂爲故事。凡歷四年，補內外官三千餘員，皆當其分，無怨訴者。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當淮西用兵，漕輓供饋，鹽鐵積欠官錢，公與之廷辨，高霞寓以唐鄧之師攻蔡州，怯懦不敢直進，欲南抵申州，出於空虛不守之地，其路險狹，糧運難繼，公面於上前，累言利害，并以疏陳霞寓逗留之狀，請於北道直進，足以援許汝之師，賊勢自蹙，上許之。霞寓深怨，遂內外結構，出爲彬州刺史。霞寓果敗，由是談者知公之寃，其爲彬州躬勤於治，不以卑遠爲薄，明年召拜原王傅。數日，又爲戶部侍郎，復知吏部選事。元和十四年，

淄青平兼御史大夫以本官充東平宣慰處置使是時初誅李師道得兗州鄆州等十二州列爲三道劉悟旣除滑州猶未出鄆及公至悟出迎公促之悟卽日遂發頒行賞賜皆得其實上甚悅謂宰臣曰楊某不易得及浙西觀察使李脩死上問宰臣崔群皇甫鏐曰何不進浙西人名皇甫鏐知公方有恩懼作相遂言公所至皆有理績以臣所見莫如楊某凡數百言上唯以一字應之曰惜人聞之者且以必爲相矣是時裴門下旣出太原崔中

書爲鏐所譖鏐又改尊號中上旨故鏐詐竟行而公不相矣明年遷戶部尚書又一年改太常卿又一年改東都留守兼兵部尚書御史大夫充畿汝都防禦使旣三年方將告休會以疾而罷乃嘆曰年老致政本吾夙志茲則負吾平生心矣疾平遷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傅或勸求分司以自便者公曰年至力憊便當乞骸骨於朝何用分司爲遂西至京師朝謝訖不到中書遂還私家不判上案三上表乞自退詔遷左僕射致仕全給俸料數月

上表固讓乞就半俸許之廟享之外不復經過人家每佳辰體安則以子弟孫僮侍游於園沼之中用以爲適大和四年十二月癸亥以疾薨於新昌第享年七十有八天子爲之廢朝凡朝廷之賢設位而哭者不知幾人冊贈司空明年四月庚午歸葬鄭州滎澤縣先太保之兆祔于夫人潁川韓氏贈華陰郡太夫人之塋夫人丞相少師休之孫丞相晉國公滉之女柔順之德紀於前銘下從舅姑四十有三年矣子景復衛尉卿曰嗣復戶部侍郎曰紹復舉進士登寵詞科曰師復未仕用文爲業女適右司郎中韋公素孫承渙試大理評事鄜坊節度巡官承渙之下及在童稚者十有一人大卿侍郎以翺之受恩也久來請爲誌銘曰

公生六年太保棄捐未及成童號國又終漂泊江湖誰食誰衣服習文學不勞於師爰始有名旣于永歸六十一年祇慎德儀由直屢黜進無異詞凡所臨蒞去而可思與之厚者莫匪雋材自我進者多遇良能恩建葭苧濡洽以財袒免總麻亦盡其

哀止足告歸偃息丘園子胤孫童十有五人有列
卿曹貴爲侍郎祿秩且多膳飲馨香門吏諸生中
外顯光車馬盈門歲時之良旣壽旣貴示終以常
福薦攸歸疇可比望爲廟太祖百世蒸嘗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
史中丞贈右散騎常侍獨孤公墓誌銘

公諱朗字用晦當州刺史贈太子少保憲公之長
子憲公有文章名於大歷中每爲文輒爲後進所
傳寫公生數歲而憲公歿與弟郁皆伯父母所養

稍長好讀書不煩於師年二十一與弟郁同來舉
進士其二年旣得之矣會有司出賦題德宗不悅
宰相喻使減人數故公與十餘人皆黜公以伯父
母無子卽日歸養于蘇州使其弟留以卒業由是
孝慈之名稱於朋友間以處士起佐江西宣歙浙
東三府得試校書協律郎元和九年拜右拾遺上
疏請各令觀察使充本道鹽鐵使場監之任悉歸
州縣罷去管推吏以除百姓之患十年盜殺宰相
御史中丞傷以免公疏請貶京兆尹殺捕盜吏事

皆不行君子壯之累奏時病有不合上意者貶爲興元府倉曹參軍三年復徵入爲監察御史改京兆府司錄參軍遷殿中尋加史館脩撰入省爲都官員外郎脩史如前出刺韶州復入虞部左司二員外得郎中數月遷權知諫議大夫敬宗御丹鳳門大赦改元宦官毆傷鄂縣令崔發於雞竿下公疏請取其首爲者殺之以正法寶歷元年改御史中丞殿中王源植貶韶州司馬公面諫其屈不得請凡五上疏自請罷去敬宗不許上卽位遷二部

侍郎大和元年八月以爲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兼御史中丞公瘡發於背不克入謝病二旬九月壬子以瘡卒年五十三天子爲之廢朝贈右散騎常侍有子孟常生九歲矣夫人京兆韋氏給事中貞伯之女未仕而夫人卒十月壬午其姪庠以公之喪歸祔河南之壽安甘泉鄉先公墓次以十月巳酉窆銘曰

人之有生莫不皆死曰長曰短相望其幾短不足傷長不足恃要歸於盡孰有彼此公壽何迫百年

中止喪車東去託骨山趾室無妻哭祭有稚子今名不忘曷其有已

故檢校工部員外郎任君墓誌銘

君諱佶字叔正樂安人殿中侍御史玄植之孫靈府功曹日新之子君少遭父喪養母以孝稱京兆尹崔光遠表試左清道率府兵曹叅軍勅攝富平縣尉知縣事及克復京師以功授成都府犀浦縣丞又以優授涇陽縣尉會吐蕃犯都代宗幸陝州君召募吏人保守佛寺寇不敢逼擢爲本縣令克

渭北十縣團練使及駕還京爲同列潛構功不得論僕射裴冕寃而奏之得長安縣尉轉本縣丞歷太府寺丞未幾遷監察御史京畿館驛使判官中書侍郎元載爲潭漕使請爲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又檢校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判官如故元載得罪君左授建州建安尉及楊炎入相君以書戒之由是楊怒而不用又移虔州司戶再授信州司馬觀察使鮑魴以爲判官權知饒州事遘疾歸卒于信州權窆於州西原有詩兩卷前娶宗王氏女生

男冀為邠州司法叅軍三女各為士妻後娶杜氏
 女生子三人曰淑曰羨曰并女五人長女嫁長洲
 尉源咸季次女適權穎三女早卒少女二人未許
 嫁淑歷佐大府以吏能有聲為度支振武營田使
 得試協律郎攝監察御史元和十四年杜氏卒淑
 乃自信州奉府君之喪合葬于萬年楊村從先人
 舊塋淑嘗與翱同事嶺南府翱知淑之才亟薦于
 時故淑來請誌銘曰
 士生于時兮所貴者才有才無命兮古今所哀噫

故處士侯君墓誌

奇崛不及昌黎
 公王道志銘也
 公之仁於朋友具
 見一斑矣

侯高字玄覽上谷人少為道士學黃老鍊氣保形
 之術居廬山號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為文達意其
 高處駸駸乎有漢魏之風性剛勁懷救物之畧自
 儕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視貴善宦者如糞溲與
 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濬之河
 南獨孤明用晦隴西李翱習之相往來汴州亂兵
 士殺留後陸長源東取劉逸淮乃作吊汴州文投
 之大川以訴貞元十五年翱遇玄覽於蘇州出其

詞以示翽。翽謂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首章曰：穹穹與厚厚，今烏憤予而不據。翽以為與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不及也。達奚撫為楚州，起攝盱眙，祭酒李公遜刺衢州，請治信安。其觀察浙東，又宰于剡。三縣皆有政，不幸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翽家，而歸廬山。不到卒。江西其子婿王適使傭，吉勉求君所如，值君卒，吉勉以君喪殯於袁州之野，而復於適。適又死，適之妻使吉勉來告於翽。翽以狗兒歸適，妻居二年，適妻又死，狗兒尚童。翽慮吉勉之短長不可期，則君之喪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葬之，而識其墓以示狗兒。

叔氏墓誌銘

元和九年歲直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東道觀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翽奉其叔氏之喪塋于茲。叔氏諱術生子曰王老遠在京師。翽實主其事。銘曰：

孫質以家此又其仁於一季也

翱生始言叔氏棄沒爰殯于野年周四甲豈無諸
 親生故或迫亦有息子旅宦京國丘墳孰封松楸
 未殯殯宇零毀狐狸所穴中夜遠思酸悽心骨是
 以乞假公府言來筮宅追念延陵喪子羸博葬不
 歸吳於禮其合唯叔平生游居是邑天謝于此靈
 幽其託女姪之西仲兄之北冥昭何異可用居息
 孰為故鄉乃樹松栢

李文公集卷第十四 終

李文公集卷第十五

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銘

公諱儒衡字庭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歷四門助
 教故相鄭公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充水陸運
 判官及鄭公守東都又請自佐得監察御史轉殿
 中御史臺奏其材詔即以為真歷侍御史司封員
 外郎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三月以本官知制誥
 歲滿轉中書舍人二年遷禮部入謝賜三品衣魚
 數月丁尊夫人憂再朞服除權知兵部侍郎月餘

先摠官潤後
 叙德業此後
 孝集僅一見

母夫人暴卒。公一號絕氣。久而乃息。遂得重疾。不能見親友。既祥。益病。長慶四年四月壬辰。竟薨。年五十六。公氣和貌嚴。望之若神。言不妄發。與人有誠。甫其相信。不用約結。每以時安危生民之病爲已務。從父兄元衡。再爲丞相。以重厚名終始。公實潛有補助。其爲諫議舍人。每遇事不當。必奏疏盡言。皇甫鎛爲相。剝下以媚天子。給邊兵衣食。以不可用物。兵士或以火燔之。其帥大哭。將自刃者。邊幾亂。公累以疏言。憲宗召問。大悅。踰月。鎛竟罷度

支。及大行皇帝卽位。鎛遂斥死。崖州。其爲兵部。纔數十日。凡議論者。潛曰。武兵部必相矣。蓋上擇日將相之。而公以喪免。有文集二十五卷。制集二十卷。曾大父載德。潁川郡王。左羽林將軍。大父平一懲后族之禍。逃官于崧山。中宗初。徵拜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有文章傳于當時。父登。常州江陰縣令。贈禮部侍郎。夫人隴西李氏。先公卒。嗣子曰壽。年十五。次子年十三。女二人。長女許嫁盧立。立良士。爲興元節度司空。晉公從事。次女嫁前進士崔

搏搏有學行。其從父子渾。以五月丙子。奉公之喪。歸祔河南緱氏禮部先公之墓。次公之先薨。召其友禮部郎中李翱。執臂以別。且曰。我將死。凡家事細大。皆有條畫在文字矣。平生志業。於此窮矣。公於我厚。我死。公其銘吾墓以傳焉。既十二日而公果歿。君子以爲知命。及薨。朋友之在位者。皆請告。泣哭以相吊。其不識者。亦望風以歎。天子罷朝一日。贈工部尚書。籌尚幼。哭泣幾絕。親戚不忍聞其聲。其能奉遺命以終。訖公意。銘曰。

武宗出周。聖發之苗。厥孫聘魯。乃列春秋。秦漢之交。曰臣王趙實大其家。亭侯以紹。厥支十七。晉陽乃封。子孫因家。以及于唐。神堯順天。鄴侯翼扶。武烈諫酷。五木成盧。考公逃貴。于嵩之下。江陰潔白。世嗣其雅。德蘊位細。慶叢于公。唯公之興。罔不自躬。言不苟出。與人有誠。名譽四延。震蕩厥聲。再罹大苦。不堪以病。先期告終。恬以順命。毅毅武公。是維碩人。我哀刻識。俾或可傳。

故歙州長史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則字某涼武昭王十三世孫大父獻眉州別駕時宰相有請婚者力不可止因去官居家弟遇病暴卒別駕燒一指以禱於神既而弟復生自說方就繫上帝有命以兄燒指宜復其生別駕生令一侍中源乾曜以子求婚府君拒之固以詞抵之貶黔州彭水尉遂以壽終府君始十餘歲先夫人以之從喪歸殯汝州由是依于舅族少好老子莊周之言與群童游盡能記他童之所習先夫人學左氏春秋博該百家之書故府君以經史浸潤

力田供養由是少不肯求仕善州隸書弓矢博奕皆得其妙既冠得濠州定遠尉假令他縣令嚴而行吏急民寬富豪并貧民產而不稅者盡以法治之貧民用安罷職復返其初從事嶺南得試左武衛兵曹於福建得試太子通事舍人大理司直授歙州長史宣歙觀察使請爲判官奏未下以疾卒年七十四夫人河南元氏壽州刺史從之女年六十八先府君而終生子某子某皆未仕女子五人長女壻禮部員外鄭錫次女壻桂州觀察使杜式

方次女壻京兆韋放次女壻榮陽鄭循禮小女壻
密縣尉鄭公瑜幼子克恭少讀書學文以兄舉進
士家事自飭弗克求名故年四十有六始奏授睦
州司兵累遷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克鹽鐵
推官寶歷三年三月克恭奉府君夫人之喪歸葬
于鄭州某縣岡原鞠知克恭之材十三年矣故克
恭以府君之葬來請且曰將以六月庚申窆知克
恭者若吾季叔又安可以辭銘曰
德不稱祿鬼神之責才優以賤古人不戚非道不
求曷計人爵慶蘊而傳後必有積其葬爲誰孝子
卜之著蔡僉吉嘉原乃擇合骨于茲終永其託何
以識之有封有栢

故河南府司錄參軍盧君墓誌銘

君諱士瓊字德卿范陽人家世爲甲姓祠部郎中
融之長子明經及第歷寧陵華陰二縣主簿知泗
州院事得協律郎鄭少師之留守東都奏爲推官
得大理評事韓尚書代爲留守請君如初尚書節
將陳許奏克觀察判官得監察御史府罷歲餘除

河南府戶曹以疾免河南尹重其能奏爲司錄叅軍八月癸酉發疾而卒年六十九君少好著文精曉吏事少游故丞相楊炎張延賞之門楊美其文辭張每嘆其吏材過人嘗職同州當徵官稅錢時民競出粟易錢以歸官斗至十八九君白刺史言狀請倍估納粟下以澤民上可以與官取利刺史詰狀君辨其所以必然刺史行之民用得饒未一日果被有司牒和收官粟斗級六十後刺史到欲盡入其羨于官君旣去職猶止之曰聖澤本以利民民戶知之不可以獨享刺史乃懸榜曉民使請餘價因以絹布高給之民亦歡受州獲羨錢六百萬其爲戶曹決斷精速曹不壅事及爲司錄始就官承符吏請曰前例某人等一十五人合錢二千儻人與司錄養馬敢請命因出狀君訶曰汝試我耶使拽之將加杖承符吏衆進仰曰前司錄皆然故敢請君告曰司錄豈不自有手力錢也用此賊何爲因此出之召主饌吏約之曰司錄判官文學叅軍皆同官環處以食精麤宜當一不合別無踵

舊犯吾不恕及月終厨吏率其餘而分之文學叅軍得司錄居三之一君曉之曰俸錢職田手力數既別官品矣此食錢之餘不當計位高下從此後自司錄至叅軍平分之舊事掾曹之下各請家僮一人食錢助本司府吏厨附食司錄家僮或三人或四人就公堂餘食侵撓厨吏弊日益長君使請家僮二人食錢於司錄府吏厨附食家僮終不入官厨召諸縣府望吏告曰其居此歲久官吏清濁侵病人者每聞之司錄職當舉非法往各白汝長宜慎守廉靖以澠池令爲戒其所改易皆克已便人堪爲故事及君卒士君子相吊哭咸以爲能高而位卑不副有子三人孺方嗣宗嗣業號慕祇守不失家法女二人前娶清河崔敏女無子後娶滎陽鄭虬法女有子故皆祔葬於祠部塋東北孺方叩頭泣曰丈人嘗與先子同官而游宅居南北隣敢請紀石翔不得辭乃據所見聞者鐫其實可推類以知凡所從事之賢銘曰

嗟盧君性直而用優約已以利人宜壽宜貴以拯

時所艱難其緘而不伸以喪厥神豈奪惠於東民悲夫

故懷州錄事叅軍武氏妻傅氏墓誌

年月日故懷州錄事叅軍武氏妻傅氏卒于其兄弟之家越月日權葬于汴州某縣某鄉前此者武居官而卒傅氏有子曰俱兒俱兒奔父之喪未及返傅氏又卒俱兒奔父之喪孝道也傅氏卒于兄弟之家戀母也傅氏戀母其教施于子傅氏之歿不為朽矣

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

夫人京兆韋氏墓誌銘

悲哽

夫人姓京兆韋氏尚舍奉御說之次女也年十三執婦道于昌黎韓氏府君諱弇自後魏尚書令安定桓王六世生禮部郎中雲卿禮部實生府君進士及第朔方節度請掌書記得秘書省校書郎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三年吐蕃乞盟詔朔方節度使卽塞上與之盟賓客皆從其五月吐蕃不肯盟殿中君於是遇害時年三十有五夫人始年十有

七矣。有女子一人，其生七月而孤。夫人之母前旣不幸矣。夫人以其女子歸于其父，弗數年，其父又不幸矣。夫人泣血食貧，養其子有道，自慎於嫌，節行愈高。雖烈丈夫之志不如也。猶有董氏伯姊，繼衣食仁之焉。不數年，董氏姊又不幸。夫人於是天下無所歸託矣。殿中君從父弟愈，孝友慈祥。貞元十六年，以其女子歸于隴西李翱夫人。從其女子，依于李氏焉。降年短命，三十有二。貞元十八年八月甲辰，卒于汴州開封新里鄉之某村。其明年正月辛酉，隴西李氏以其喪葬之於陳留縣安豐鄉岡原。殿中君之先葬于河陽，惟君之沒，不得其喪夫。人是以不克葬于河陽，而獨墳于陳留。弗克祔于殿中君之族，而依于女子氏之黨。以從女子之懷，權道也。且將有待也。殿中君文行甚脩，位甚卑，沒於王事。初，禮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於時，而官不甚高。殿中君又無嗣，嘗聞諸君子曰：位不稱德者有後。禮部君曷爲然哉？於是敘其孤女之悲，以識於墓門。銘曰：

女子之生兮。七月而孤。所恃者母兮。夫何辜天。蒼
蒼兮。不迴生。幾時兮。終日哀。

李文公集卷第十五 終

李文公集卷第十六

祭吏部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去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戎
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
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儷花鬪葉。顛倒相
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
怪駭。驅濤湧雲。包鄧越羸。並武同股。六經之風。絕
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官。罔辭于艱。
疏奏輒斥。去而復還。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

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言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于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忘。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誤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尊榮。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享。

祭故福建獨孤中丞文

維大和元年歲次丁未九月庚申朔二十日巳卯朝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故福建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獨孤君侍郎之靈嗚呼昔我與君自少而歡中暫乖阻周荆眇綿宣城越中二府周旋同事於公職以相連子常推後我唱其先叔向汝齊不紉而堅蘭馨以聞乃在掖垣引我代已真謂其賢共升於朝亦又多年或外或內莫余或

捐君齒少我髮鬢都玄豐盈角犀氣茂神全當臻
上壽福祉昌延何爲發瘍針藥弗蠲有妻旣喪有
子童然喪祭誰主銘旌有翩嗚呼哀哉唯短與長
會歸於死以存悲逝前後皆尔哭君之哀痛析支
指欲抑不能縱之局已嗚呼哀哉入君之戶但有
裳帷思與君言不見容儀薦肉不食酌酒不持嗟
嗟用晦何亟臻斯嗚呼哀哉尚享

祭中書韋相公文

嗚呼。蘊德在躬。必逢其慶。利物之至。宜乎得政。君
居翰林。遭國之病。建立詔制。所頒未定。決危疑於
一言。討篡逆以從正。橫兵刃以森列。述王心而革
命。伏群情於頃刻。咸屬目以生敬。旣名遂而衆安。
乃登庸而輔聖。窒因依之他路。收爵賞之全柄。升
俊良之滯淹。摧姦兇之熾盛。何襮柔而中毅。護勲
賢於視聽。惟廷相之雍雍。伊近世而疇竝。將協德
以致理。事有初而未竟。方陳謀於帝前。忽顛仆以
終命。雖稟受之有數。亦生靈之不幸。嗚呼哀哉。緬
惟昔歲。陪迹南宮。省已何有。辱交於公。公賢偶時。

羽若飛鴻走斥于外困不能通公相未幾遽歸自東司諫左垣視草禁中汲引之惠如帆得風飄淪八年顛白成翁幽螫忽發渙然啓蒙烈士感知矧惟賤躬間以存歿心悲曷窮奠爵而拜公其表衷嗚呼尚饗

祭故東川盧大夫文

前此八年公在宣州翔歸自南下江之流公發辟書使者來召言重禮至實賓之右內懼不稱又安敢辭仰公之德自託如歸亦旣在門有言必信翔

亦不貳知賢則進公曰汝言我用無疑每疑賢者患不能知汝正而公與我氣合有懷必陳無謂弗納公遷侍郎翔赴浙東宦途有阻困不能通公陳上前出白丞相保明無過昭灼有狀事遂解釋奏方成官非公之力其退于田公鎮劔州翔作東椽亟言於相曷不以薦官罷在家臥病飲貧唯公見念復召爲賓自脩辟牒以復前好承命而行不憚遠道余及陝郊聞公之喪失聲泣哭若火煎腸公爲大臣一心正直發言動聽義形在色公出乎外

衆論日歸輔相之位實公所宜唯公之薨骨骸道
哀天下失望賢人共悲生必有盡自古皆爾歿而
益光孰與公比喪車東去歸祔先趾臨路一號永
訣於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僕射文

嗚呼貞元中歲公旣爲郎始獲趨門仰公之光遂
假薦言幽螫用彰德惠之厚歿身敢忘公以直道
于南出藩謬管記室日陪討論舊政多糝如絲之
勞與賢共謀穢滌榛燔監戎戾強陰附包奸潛譖

疑危處之若閑并兼百流清濁終分賓主之義由
茲益敦公自登朝及于謝政善接交友居官恪敬
溫然如春柔立不佞坐直屢退進匪由競更歷中
外聲華日盛咸期作相爲國之慶宜而不居斯可
云命知足告休願養于家子爲侍郎光曜芬葩亦
列卿曹秩祿且多孫童滿前園沼經過門吏盈朝
宴賞有加宜哉萬壽吉慶靡他棄此弗顧哀哉奈
何嗚呼哀哉身誰不貴有後斯榮唯公之嗣實大
家聲公爲弗亡顯顯其名嗚呼哀哉卜筮叶期返

宅于榮。翺復守郡。居不敢寧。追懷恩舊。躬在郊垆。承教絕績。刻揚德馨。縞服前導。盡哀墓庭。尙或監此。公平有靈。嗚呼哀哉。尙饗。

祭李賓客文

嗚呼天地粹氣降爲哲人。忠播大惠。濟於生民。命與時違。有此不伸。責安所歸。乃在鬼神。嗚呼哀哉。兄初有疾。隸人來告。走駟往視。連呼不覺。痛攪我腸。誰其能療。嫂姪旣至。患亦微痊。我時屢往笑語。依然實希返初。以及高年。謫官分曹。拜恩遙發。負

罪卽路不遑去。別意謂全德功當及人。尙期會面。復接歡忻。如何一乖生死。驟分嗚呼哀哉。豈虞瀆之。遂臻于茲。捨我而去。將安取規。唯後與先。能校幾時短邪。長邪終永。同歸死爲盡乎。將有所之。唯盡。唯有兄其已知。嗚呼哀哉。兄之旣疾。告于妻子。自古神聖莫不皆爾。名垂不滅。能光萬祀。生平交。汝歿後誰是。吾友在東。可以託死。且吾所有。往謂編紀。吾名庶存。乃賢在史。臨絕又告。丁寧心耳。所錄旣到。酸慄啓書。披尋未窮。漫洩盈裾。生雖相好。

歿更有餘敢辭厚命但惡空虛著兄之德刻石幽
虛傳乎萬祀用顯名譽嗚呼哀哉兄喪東來我拘
郡事□□□□棺不得視形存心遊盪魄傷氣一
杯寫情四望歔歔嗚呼哀哉尚饗

祭硤州李使君文

於乎材不如君貴富者衆身喪遠郡不逢世用如
君之年存者則多而遽謝歿傷哉奈何官不展心
壽不及老妻少子稚棄去何早我知子能一十八
年力竟不及于茲已焉臨君之喪洒洒以決刻石
在壙名傳詎滅下從先人萬古之藏要歸於盡安
問短長嗚呼哀哉尚饗

祭從祖弟祕書少監文

祕書少監十弟諒之之靈惟君文行脩絜夙負嘉
名累升科第士友權接遂登諫省蔚以直聞周歷
南宮連刺三郡得風告罷入貳祕書致政于家息
心養疾沉恙頓已日望其除告言不聞凶計逾至
於乎哀哉年未五十有男早亡少妻主喪有息非
嗣報施之道冥茫孰知於乎哀哉吾責刺遠州道

里遐闊病不得見喪不得臨痛悼摧傷悽貫心骨
有酒在醢有肉在盤魂兮其來歎此單薄洒淚遣
祭哀而不文孰期諒之去矣長別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巡官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
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李翱等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劉君之靈我等與君同列賓筵共食偕
行歲辰再遷公事多暇嬉遊百般柳垂于塘荷秀
于川或泛在水或登在山飲酒終夜觴觥往還笑
言無虐咸盡于歡君實強盛時惟壯年宜哉壽考
福祿來臻奈何遭疾鍼藥弗痊日冀返初憂危遽
傳長路未極琴書忽捐嗚呼哀哉堂有老母室有
少妻幼男稚女或童或孩發聲怨切吊者酸悽祔
葬舊域隨喪以歸已矣劉君自古如斯有肉一豆
有酒一卮我來一別去去長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錢巡官文

嗚呼某維錢君絜行而文上第有司籍籍京秦退
居于湖遭病且貧乃耀雄詞單使來臻中丞覽之

嗟嘆盈辰遂馳官牒請列賓筵翩然而至灼灼有
聞實司表奏章句出群有時過我蘊積皆申無言
不契有與必陳每日仰公心知古人古人孰知幸
聯爲賓與我相接三十餘旬不見有過潛然日新
余有行口口鄭之間書札日來道遠情親丁寧戒
我已事亟還方將執手復展歡欣如何中道哀計
忽傳驚呼失聲迸淚流巾豈其相逢丹旄載翩少
妻慟哭聽者酸辛漫漫者天曲直誰賢梁冀張讓
富貴在身童烏項橐天枉其年王鳳何得賈誼何
愆將貴賤前定或短長偶然其誰司之施與何偏
天下肯告使人惑焉臨喪寫哀備在斯言萬事皆
已一觴在前死矣奈何悲哉錢君

淮制祭伏波神文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幼有壯節騰聲出仕定
冊歸漢謨俞帝旨籌無失畫功伐可紀破斬徵側
實平交趾來往蠻谿未卒而死小人赤口曷本於
理薏苡南還明珠譖起乃收侯印爵不及子遺德
不忘愛留杜里築廟以祭人畏其鬼久而若新千

歲不毀。詒詒蚩蚩。易白成緇。孔子義失。勛華不慈。曾氏殺人。毋投于機。居竊厥嫂。陳平不疑。申生寘董。晉有驪姬。無極巧舌。伍奢族夷。孟子傷讒。萋兮作詩。公失其所。梁松實爲。何獨將軍。自昔如斯。故士有歷萬代而不滅者。常被訕於當時。苟窺心而不怍。雖棄置其奚悲。赫赫聖帝。嘉賢命詞。酒斝旣設。神乎降思。尚饗。

祭中天王文代河南鄭尹作

自春亢陽將害嘉穀。是以齋心命使用。祈于王。惟神降歆。明應如答。陰雲周布。膏澤四施。旱苗獲生。宿麥重秀。臣人懽悅。草木鮮榮。惟王之功。拯祐于下。某忝尹京邑。慮迫群心。實荷王化道。以嘉祉。方當月禁。不殺羊牛。謝王嘉錫。曷敢稽留。且薦中素。非陳俎羞。請俟踰月。乃列牲牢。

別瀟山神文

維長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郎守尚書禮部郎中上輕車都尉李翱。謹遣舒州攝要籍司衙前軍虞候吳潭。以清酒鹿脯。告辭于瀟山大神之靈。

翺自去歲來臨此邦。遭罹炎旱。淮左畢同。鄰郡逃
亡。十家六空。唯此舒人。安業於農。我政無能。遭此
歲凶。災同報異。乃神之聰。事幸無敗。譽斯有融。遂
忝帝命。復官南宮。皆神所祐。我亦何功。將赴京邑。
路沿大江。遣使來辭。神鑒予衷。

於湖州別女足墓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十二月癸亥朔十九日辛
巳。父舒州刺史翺。以酒果之奠。敬別于第七女足
娘子之靈。吾以前月二十八日。蒙恩改舒州刺史。
以明日將領汝母等水路赴州。故以酒果來與汝。
別。嗚呼。我爲汝父。汝則我女。王命有期。不得安處。
延陵喪子。葬不歸吳。考之於禮。其合矣。夫汝之形。
骨託終此土。汝之精神冥漠。不覩上及於天下。及
於泉鬼神。有知汝骨安全。永永終古。無有後艱。我
來訣別。涕淚漣漣。嗚呼。尚饗。

李文公集卷第十六 終

李文公集卷第十七

行已箴

格言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仇。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曷長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黷。慢謔自它。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

六脫

念在民者神必福之

爲我師莫之思哉。夫不亦。有。客曰。翔銘。于是。是。有。客曰。翔銘。于是。

陸倕檻銘

舒州新堂銘

先時寢壤。有隘其廬。乃作斯堂。高嚴旗旗。六桶四楹。裝重架虛。樂拱不設。簷蜚祛祛。麗不越度。儉而有餘。左立嘉亭。繚以環除。延延其深。肆肆其紆。吏事既退。齊心以居。思民之病。擇弊而鉏。弗逸弗墜。謹終猶初。大旱之後。隣邑成墟。獨我州氓。樂哉胥胥。鬼神所福。事匪在予。丞相以言。乃下徵書。復官于朝。以解前疴。刻銘於斯。永示群舒。

泗州開元寺鐘銘

并序

維泗州開元寺。遭罹水火。漂焚之餘。僧澄觀與其徒僧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鐘。貞元十五年。厥功成。於是隴西李翱。書辭以紀之。

八月。梓人功既休。戊寅。大鐘成。先時厥初。罹于天。菑。波沉火燔。既浮爲薪。既蜚爲塵。澄觀之功。恢復

不滯其教。不沒其功。銘辭高古。直追大雅。

晉之

汲古閣

嘉靖本。已藏。新刻。校錄。

其居革舊而新。環墉如陵。臺殿斯嚴。乃三其門。俾後勿踰。其徒不譁。咸服其勤。有加于初。屋室既同。乃範乃鎔。乃作大鐘。乃懸于樓。以鼓其時。以警淮夷。非雷非霆。鏗號其聲。淮夷其驚。上天下地。弗震弗墜。大音無斁。千僧戮力。願昭其績。乃銘于石。

江州南湖堤銘 并序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濬之。截南陂。築堤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路。畜水為湖。人得其贏。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

六非不之於
辭者

翱歌以記之。辭曰。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智與神侔。濟濟南陂。冬乾夏漉。九江漲潮。潛潛逆流。東南百民。城市所繇。水積既深。大波其颿。匹尤切亦有舟航。覆溺之憂。擔擁壘路。車軻其舟。童嬰涕墮。老婦號愁。歷古建茲。孰為氓籌。濬之之來。養民如身。乃築長堤。距江之瀕。厚其錢傭。以飽餓人。南北東西。百里鬪臻。莫不用力。千鎚響振。音虓謹相勵。不督而勤。堤既成止。岡聯突起。堅若石城。埠為潚水。蒲莞芟芟。鴻鶴鱧鯉。唯其所取。或食或祀。長

棄汝實異茲翻然汝改作瘡疣生心洗刮不落巧避
 我長善探我惡短我如墜譽我如縛人或美我汝
 閃其目人或毀我汝盈其欲克汝之心飽汝之腹
 雖汝子孫亦所不足我實蒙頑為汝之辱動多尤
 悔羸敗不畜汝既富厚享天百福筋骨堅強婢妾
 約綽財貨積委屋室豐渥我從此去非曰道薄願
 汝我忘無盛其毒言未訖余叱之曰人生若流其
 可久長須臾臭死瞥若電光用心平虛天靈所臧
 得失是非其細如芒奚為交爭此實不祥相歡不
 足其氣已僵汝行吾言可以息兵於是言者嘆息
 吐氣掩鬱無語啓戶視之不見其處

數奇篇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魯氏有叔姪同處者叔曰
 無怙姪曰數奇數奇強力能施儉以厚人凡魯氏
 有大事父叔兄弟所不能集者數奇皆盡身以成
 之親戚之喪在野者數奇皆往葬之姑姊妹之無
 主失時者數奇皆取而嫁之其或不能自存者數
 奇買田宅以生養之凡數奇之祿朋友故舊總麻

小功之親無不皆周也仕于齊積功當遷辭不受請以與其叔無怙無怙因得官遠近之親莫不歡以賴之獨無怙以爲不足于已無怙有妾曰善佞畜私夫以生子曰不類數奇愛不類如其子無怙久乃告數奇曰不類非吾子他人之子也汝勿以爲弟數奇驚曰叔父得無誤乎無怙曰吾察之詳矣有驗存焉數奇之從父妹笑曰孰不知之雖然叔父之爲人也無常心其後必悔悔則兄受謗爲不仁而棄弟矣盍請契焉數奇以爲然因質於無怙無怙遂裂帛具書其然之故與數奇以爲信旣而數奇仕於蜀無怙果復以不類爲子愛之加於初數奇至固爭之無怙大怒告人曰帛書非吾意數奇強我以爲無怙惡數奇之不順於已也毀而敗之冀有惡名於時數奇終不怨其自行如初敢問爲數奇若宜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數奇挈身而去可也問曰姪捨叔而去義乎子墨子曰有大故雖子去父可也叔姪何有古公欲立王季歷太伯仲雍知之遂適吳不返避嫡以成父志晉獻公信

驪姬之讒將立奚齊太子申生不去終被惡名雉
經以死且陷其父於惡公子重耳奔翟逃禍卒有
晉國霸天下故重耳爲孝而申生爲恭無怙之惡
數奇也深矣不去後必相殘陷無怙於大惡孰與
去而皆全以追太伯仲雍重耳之跡而行乎雖子
逃父可也問曰數奇可以不去而盡從無怙之所
行耶曰不可從道不從父從義不從君況叔父乎
無怙之所行無怙也如皆從之是陷無怙於惡數
奇將何以立禽滑釐以子墨子告於數奇數奇遂

適東夷東夷之俗大化

李文公集卷第十七 終

李文公集卷第十八

王平來南錄

只是日記與
水陸程次家
可想見名士
風流

元和三年十月朔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巳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子明日及故洛東吊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子西歸戊戌子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宿于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

于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書次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脉

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書宿莊人自盧

又來宿雍丘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書五至永城甲

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

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

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

辰上栖靈浮圖辛未書濟濟大江至潤州戊辰至常州

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丘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劔

池宿望梅樓觀走砌石將游報恩水澗舟不通無

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

戊子至杭州己丑書如如武林之山即靈隱天竺寺臨曲波觀

輪轡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

上新堂周眺群峯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

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

至睦州庚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

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翱在衢州

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翱在衢州與侯高宿石

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

高
也身然而名曰
八司馬皆才人

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干
越亭巳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
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巳
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
明日至滇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
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
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筍如嬰兒書過過滇陽峽巳卯宿
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
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
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
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
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
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
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
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湖也七百有一十
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
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
漳江自大庾嶺至滇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

大庾嶺自滇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滇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題梳榔亭

翔與監察御史韋君詞皆自東京如嶺南水道僅八千里翔以正月十八日上舟于漕以行韋君期以二月策馬疾驅追我于汴宋之郊或不能及約自宣城會我于常州以偕行既翔停舟宿留日日以須韋君之出洛也易期又宣城謀疾到逆江南流上翔以妻疾居信安四十餘日比及江西韋君亦前行矣上梳榔亭見韋君紀姓名且有念我之言嗟夫皆行八千里先後之不齊也不過十日而初謀竟乖人事之不果不可以前期也

題峽山寺

翔為兒童時聞山游者說峽山寺難為儔遠地嘗以為無因能來及茲獲游周歷五峯然後知峽山之名有以然也於靈鷲寺時述諸山居之所長而未言其所不足如虎丘之劍池不流天竺之石橋下無泉麓山之力不副天奇靈鷲擁前山不可視

遠峽山亦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乃知物之全能難也。況求友擇人而欲責全耶。去其所闕。用其所長。則大小之林無遺。致天下於治平也。弗難矣。

題靈鷲寺

凡山居以怪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為幽。自江之南而多好山居之所。翺之對者七焉。皆天下山居之尤者也。蘇州有虎丘山。則外惟平地。入然後上。高石可居。數百人劔池上峭壁聳立。憑樓檻以遠望。

五木經

元華計

樗蒲五木。玄白判。

樗蒲古戲。其投有五。故自呼為五木。以木為之。因謂之木。今則

以牙角尚飾也。判半也。合其五。投並上。玄下。白故曰玄白判。

厥二作雉。

雉鳥也。取二投

於白上。刻為鳥。背雉作牛。

其刻其鳥。二投背上。並刻牛。故曰背也。以雉犢為彩者。彩者謂

其捍戾逢敵必鬪。以求勝也。雖矢馬閑亦皆角逐防遏之義也。

王采四盧白雉牛

王貴也。

昨采六開塞塔禿擲操

昨賤也。其采義未詳。

全為王駁

為昨

全謂其不雜也。

皆玄曰盧厥策十六

盧黑白色。書曰茲弓茲矢。謂所

投盡黑也。十六策者行馬時便。以此數矢而隔之。他策倣此。

皆白曰白厥策八

雉二玄三曰雉厥策十四。牛三白三曰犢厥策十

雉一牛二白三曰開厥筭十二雉如開如開各一厥餘

皆玄曰塞厥筭十一雉白各二玄一曰塔厥筭五

牛玄各二白一曰禿厥筭四白三玄二曰擻厥筭

三白二玄三曰擻厥筭二矢百有二十設關二間

矢為三間別也刻木為關彫馬筭二十厥色五大

戲時不過五人五色者各辨其所執也凡擊馬及王采皆又投擊馬謂打

敵人子也打子得雉王采自專故皆馬出初關擻

行謂逢可以擻馬即許擻也如不非王采不出關

不越坑馬出關亦自專之義也名為落入坑有謫

其所罰隨所行不擇筭馬一矢為坑謂矢行致馬

約並輪合坐時所約劉毅家無儋石儲而一擲百萬也

韋氏月錄序

人之所重者義與生也成義者莫如行存生者在

於養所以為養者資於用用足而生不養者多矣

用不足而能養其生者天下無之養生之物禁忌

之術散在雜方雖有力者欲行之而患不能備知

杜陵韋行規博學多藝能通易傳論語老聃莊周

之書皆極師法窮覽百家之方撮而集之成兩軸

各附於本月閱之者簡而詳以授於余且曰齊人
唐諱民要術傳行寡驗行規集此書經試驗者然
故曰人後據取實可以有益於養生者若執事序而名之
則所謂無翼而能飛者必傳於天下矣余因號之
爲月錄

何首烏錄

僧文象好養生術元和七年三月十八日朝茅山
遇老人於華陽洞口告僧曰汝有仙相吾授汝秘
方有何首烏者順州南河縣人祖能嗣本名田兒

天生闍嗜酒年五十八因醉夜歸臥野中及醒見
田中有藤兩本相遠三尺苗蔓相交久乃解解合
三四心異之遂掘根持問村野人無能名曝而乾
之有鄉人交良戲而曰汝闍也汝老無子此藤異
而後以合其神藥汝盍餌之田兒乃篩末酒服經
七宿忽思人道累旬力輕健慾不制遂娶寡婦曾
氏田兒因常餌之加食兩錢七百餘日舊疾皆愈
反有少容遂生男鄉人異之十年生數男俱號爲
藥告田兒曰此交籐也服之可壽百六十歲而古

方本草不載吾傳於師亦得之於南河吾服之遂有子吾本好靜以此藥害於靜因絕不服女偶餌之乃天幸因爲田兒盡記其功而改田兒名能嗣焉嗣年百六十歲乃卒男女一十九人子庭服亦年百六十歲男女三十人子首烏服之年百三十歲男女二十一人安期敘交藤云交藤味甘溫無毒主五痔腰腹中宿疾冷氣長筋益精令人多子能食益氣力長膚延年一名野苗一名交莖一名夜合一名地精一名桃柳藤生順州南河縣田中

冷作瘡

嶺南諸州往往有之其苗大如木藁光澤形如桃柳葉其背偏獨單皆生不相對有雌雄雄者苗色黃白雌者黃赤其生相遠夜則苗蔓交或隱化不見春末夏中初秋三時候晴明日兼雌雄採之烈日曝乾散服酒下良採時盡其根勿洗乘潤以布帛拭去泥土勿損皮密器貯之每月再曝凡服偶日二四六八日是服訖以衣覆汗出導引尤忌猪羊肉血老人言訖遂別去其行如疾風浙東知院殿中孟侍御識何首烏嘗餌其藥言其功如所傳

出賓州牛頭山苗如草薜蔓生根如_木杯拳削去側
皮生啖之南人因呼爲何首烏焉元_和八年八月

錄

習之涼武昭王裔也貞元間進士調校書郎
知制誥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
書其性鯁介喜爲危言仕不得顯從昌黎公
遊與皇甫持正並推當時葉石林評其文詞
高古可追配韓蘇舜欽評其理過於柳總集
凡十有八卷共一百三首皆雜著無歌詩今
逸其疏引見待制官及歐陽詹傳二首惜無
從攷邇來抄本末附戲贈詩一篇云縣君好
塼渠繞水恣行遊鄙性樂疎野鑿池便成溝
兩岍植芳草中央漾清流所尚既不同塼鑿
各自修從他後人見境趣誰爲幽鄙拙之甚
又傳燈錄載其贈藥山僧一篇云鍊得身形
似鷓形千秋松下兩函經我來欲問西來意
雲在青天水在瓶風味亦不相類又韓文公
遠遊聯句亦載一聯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

悠悠其詩句僅見此耳或病其不長于作詩

信哉湖南毛晉識

同歸文公
讀過

以嘉靖中葉本對勘正七十餘字其疑者兩留之嘉靖本誤祀

固多卷首標目總十六卷凡一百三首旁注二首原缺其第九卷目錄有疏

引見待制官注云缺第十二卷目錄碑傳四首而止有三首意本有歐陽詹

傳以缺而刻其目錄若開元寺僧書一首毛刻佚去後以唐文粹補入嘉靖本

則載於第六卷固知舊刻之勝於毛本也毛本凡改處尤可笑也錄志辛酉六月

李文公集卷第十八終

林平姻丈執事

五
脂
松
竹
卷
五

悠悠其詩句僅見此耳或病其不長于作詩

信哉湖南毛晉識

同蘇文公
讀過

以嘉靖中某本對勘正七十餘字其疑者兩留之嘉靖本謬訛

固多卷首標目總十八卷凡一百三首旁注二首原缺其第九卷目錄有疏

引見待制官注云缺第十二卷目錄碑傳四首而止有三首意本有歐陽修

傳以缺而刻其目錄答淵元寺僧書一首毛刻佚去後以唐文粹補入嘉靖本

則載於第六卷固知舊刻之勝於毛某也毛某既改處尤可笑也錄志

李文公集卷第十八終

移後

刻作侯為心

